

四書新編

江希張
編註

孟子



四書新編正誤表

書名	頁數	行數	誤	正
孟子	四一	六左	義	義
孟子	二二六	四	羹	羹
孟子	一二六	五	羹	羹

四書新編正誤表

書名	頁數	行數	誤	正
大學	七	五左	橫	機
中庸	三七	二	於	此

四書新編

孟子新編

第一篇 救民命（惻隱之心）

第一章	非戰惡殺	一
第二章	重義輕利	一〇
第三章	責君貴民	二〇
第四章	保民而王	二九
第五章	暴民而亡	五一
第六章	仁心仁政	六五
第七章	與民同樂	八四

第二篇 正人心（是非之心）

第一章	崇正闢邪	九九
第二章	存心養性	一二七
第三章	決疑辨惑	一四五

第三篇 守人格（羞惡之心）

第一章	不屈之精神	一六一
第二章	無望之時事	一七三
第三章	未償之志願	一八〇
第四章	所教於後人	一九七

孟子新編

第一篇 救民命

第一章 非戰惡殺

孟子生在戰國的時代；當時的諸侯，互相攻伐不已，殺死的人，盈城盈野；並且人民因爲戰爭，不得耕種生產；而君主因爲軍需，還要暴斂橫征，無力負擔，則繼之以嚴刑苛法。所以人民不死於刀兵，卽死於飢饉；不死於飢饉，卽死於虐政。已死者固不可勝計；未死者亦去死不遠。凡此直接間接，皆戰之爲禍！孟子本其惻隱的心，欲救人民的命，對於這禍原的戰殺，當然深惡痛絕！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梁惠王是魏國的君主。（因遷都大梁所以又稱梁惠王）。孟子說：「梁惠王真是不仁啊！仁人因他所愛的，連及他所



不愛的；不仁的人，因他所不愛的，連及他所愛的。」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

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公孫丑是孟子的學生，糜（音迷）是碎，殉是爲之而死。公孫丑說：「怎麼講呢？」

孟子說：「梁惠王因爲爭土地，碎爛了人民的血肉去戰爭；戰敗了將要再戰，恐怕不能得勝，所以驅使他所親愛的子弟，一同去送死，這就是所謂以他所不愛的連及他所愛的呢。」

孟子遊梁，是爲甚麼呢？「堂高數仞，」「食前方丈，」孟子得志且弗爲；又何愛於

卿相之尊，萬鍾之祿呢？他祇是欲以仁義之道，格君主的心，救人民的命而已！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

國不相征也。

孟子說：「春秋時代沒有合於正義的戰事，那一戰比這一戰較好，到這有的；所謂征討，是以上伐下，平等的國，不能相征討呢。」

晚周綱紀墮壞，諸侯互相侵略兼并，犧牲億萬人的生命，所爲的是個人的權勢，尙

有甚麼正義人道之可言！至於聖人之不得已而用兵，如湯武的弔民伐罪，自是另一件

事；且其爲時甚暫，殺人較少。與周末的長期戰爭之慘酷，不能同日而語。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武城是書的一篇

（今失傳。）策是古時寫字的竹片，（古時沒有紙），杵（音楚）是舂米的槌。孟子說：「如完全信書上所記載的，就不如沒有書。我對於武城篇，不過取其可信的兩三策就是了！仁愛的人天下沒有他的敵人，以極仁的（武王），伐極不仁的（殷紂），如何能流血至於漂起杵來呢！」

湯武之得天下，是因爲好仁，不是因爲好戰。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孟子說：「有人（說諸侯）說：我善於列陣；我善於

攻戰，這是很大的罪惡。」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

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國君如好仁愛，則天下沒有他的敵人。（孟子引湯的事說：）向南去征則北方的狄人就怨望；向東去征則西方的夷人就怨望，說：爲

甚麼後來救我？」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甯

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鬪革車是兵車，兩同轡，虎賁（音奔）是勇士。寧是安寧。「武王去伐殷，兵車有三百輛，

勇士有三千人。武王（告殷人）說：不要怕，我是來安寧你們的，不是與百姓為敵。殷人如山崩潮湧似的，一齊以額角觸地而叩頭稽首。」

征之爲言正也。各

欲正己也。焉用戰。

。翻「所謂征，須要正。人各欲自己反正，何用戰呢！」

不仁不義，好戰嗜殺，而欲統一天下，豈非昏愚。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

。翻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兒子，名赫。卒（音促）是驟然。惡乎是如何。嗜（音示）是嗜好。孟子去見梁襄王。出來後對別人說：「遠看他不像個人君

，近看也不見有甚麼威嚴，忽然問我說：天下怎麼就能安定呢？我回答說：「統一一了即安定了。他說：誰能統一呢？我回答說：不好殺人的能統一。」

孰能與之。對曰。

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

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圃與是歸從，苗是穀苗，穡是乾枯，油然是形容雲的厚，沛（音配）然是形容雨的盛，淳（音勃）然是有力之貌，興是起，禦是抵擋禁止，人牧是治人的，引是伸，領是頸。

襄王問：「誰能歸從他呢？我回答說：天下沒有不歸從的呢！王知到田地裏的苗嗎？七八月時候旱了，苗就乾枯了；天上起了又黑又厚的雲，下了一場大雨，則苗就很旺盛的興起來了。像這樣誰能擋住他呢！現在天下的人君，沒有不好殺人的；若是有個不好殺人的，則天下的人民，都伸着頸子盼望他。如果這樣，則人民的歸從他，如同水之往低處流，其盛烈誰能抵擋的住呢！」

當時的諸侯，不以民命爲重，而惟土地是欲，競相侵略他國的領土，以擴充自己的疆域；不惜殺戮他國的人民，亦不惜犧牲自己的人民。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圃殃是禍害，南陽是齊國的地名，勃然是憤然，滑釐（音厘）是慎子的名。魯國欲使慎子爲

將軍，孟子說：「不教訓人民就使他們作戰，是禍害人民；禍害人民的人，不能存在於堯舜的時代；即是一戰打敗了齊國，奪得了南陽的地，尚且不可。」慎子憤然不歡喜說：「這是我滑盪所見不到的！」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孟子說：「我明說給你：里不夠接待諸侯；（中央的用度；）諸侯的地方一千里，非方百里不夠守宗廟典籍的禮制。（地方的用度。）」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

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

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周公之始封於魯，原祇有方百里之地。當時天下的地，並非不夠，然而只限於百里；太公之始封於齊，原來也是祇

有方百里之地，地並非不夠，然而只限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

人以求之乎。現在魯國有方百里的五倍，你想如有王者興起，則魯國的地在應滅之列呢；是在應增之列呢？空取於那一個以給這一個，仁人尚且不作；何況殺人以求得

呢！」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君子事君，務要引着他的君以行正道，存心於仁愛就是了。」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是孔子的學生冉求，季氏是魯國的大夫，宰是家臣，賦是稅，粟是糧食。孟子說：「冉求爲季氏的家臣，不能勸改他的行爲；而賦稅的糧米，反比從前多一倍。孔子說：「求不是我的徒弟，你們學生敲着鼓討他的罪好了。」由此觀之。君不

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從這裏看來，國君如不行愛民的政事，而爲之聚斂致富，皆是爲孔子所棄絕的；何况替他強戰！爲爭一地而戰鬥！殺的人滿了田野，爲爭一個城而戰鬥，殺的人滿了城。這就是領着土地以吃人的肉，其罪雖死也不能抵！」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所以善於戰殺的人，應受最重的刑罰；連結諸侯（挑撥戰禍，）的人是其次；開闢荒野（勞役民衆，）任地殖民（助成戰禍，）的人，又是其次！」

但我們必須注意！孟子之非戰，所指的是侵略的戰，不是守禦的戰；是不義之戰，不是正義之戰；是殘民殃民之戰，不是保民衛民之戰；若是抵抗非法的侵略，作正當的自衛，則不但不爲孟子所反對，並且是孟子所竭力主張。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是國名，文公是滕國的君，齊楚是兩個大國，鑿是掘，池是護城河，築是修築，弗是不，滕文公問說：「滕是一個小國，夾在齊楚兩大國的中間，服事齊國呢？服事楚國呢？」孟子回答說：「這個計謀不是我所能達到的。如必問我不已，則只有一個忠告：掘深了這護城河，修好了這城牆。（準備好了國防的工事。）與人民共守之。（再振起民氣，得着民心。）至死而人民守禦不去，這是可以行的呢！」

這真是千古的明訓！孟子之所以大異於「連諸侯」的說士，其在斯乎！朝齊暮楚的詭謀，東依西賴的惡習，足以亡國而有餘！一個國家雖然弱小，亦須有自立自存的志氣，自衛死守的決心。夫然後可以有爲，無所謂親此善彼。

所以說：聖人雖非戰惡殺，然決不反對守國衛民。魯哀公時，齊國侵魯，魯人背城而戰。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於公爲汪錡之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我們處今日之世界，亦可以知所遵循矣。

第二章 重義輕利

「戰」的原因是「爭」；「爭」的原因是「利」。司馬遷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言「利」以止亂，猶抱薪以救火，所以孟子欲以「義」代「利」。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

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宋輕（音坑或音形）是人名，（湛子荀子皆作宋錮（音形），以釋爭息圍禁攻廢兵爲宗旨，蓋亦欲救世之仁人，故孟子尊之爲先生，而

自稱其名，其年亦或長於孟子。）之是往，石丘是地名，構（音購）是交，說（音稅）是勸告，罷是止。宋輕將往楚國去，孟子在石丘地方遇見他說：「先生將往何處去？」他說：「我聽說秦楚兩國要交兵；我

要見楚王，勸他止住；楚王若不喜歡，我將去見秦王，勸他止住，這兩個國王之中，我將遇見一個相合的。」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問其

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鹽河（音科）是孟子的名，指是宗旨，就是所以號名。孟子說：「（我）軻請不詳細的問，願只問其大旨，勸說他們，要怎樣說法呢？」他說：「我要說明其不利之處。」孟子說：「先生的志向是很偉大；然而先生的名號則不可呢！」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

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鹽「先生以利說秦楚的王：秦楚的王喜歡利，以止了三軍的兵；三軍的軍士，樂於罷兵而喜歡利。爲人臣的，存着利心以事奉他的君；爲人子的，存着利心以事奉他父親；爲人弟的，存着利心以事奉他的哥哥；這樣是君臣父子兄弟，終於離開仁義，存着利心以相接；如此而不滅亡的，沒有這事呢！」先生以仁義說

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

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

利。圖先生以仁義勸說秦楚的王：秦楚的王，喜歡仁義而止了三軍的兵；是三軍的兵士，樂於罷戰，而喜歡仁義了。爲人臣的，存仁義的心以事奉他的君；爲人子的，存仁義的心以事奉他的父母；爲人弟的，存仁義的心以事奉他的哥哥；這樣是君臣父子兄弟，去了利心，以仁義的心相交接。如此而不王天下的，決沒有的！何必說利呢？」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

乎。圖更是老人的尊稱，不遠是不以爲遠。孟子去見梁惠王，王說：「叟：不嫌千里的遠道而來此，也將要有方法利我的國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

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圖征是爭

取，乘（去聲）是兵車，（古時制度，每若干戶口，出兵車一乘，皆有定制；所以可以兵車的多少，量國家之大小。）弑（音式）是以下殺上，廢（音厭）是滿足。孟子回答說：「王何必然說利；亦有仁義就是了！如王說：怎樣能有利於我的國？大夫說：怎樣能有利於我的家？民衆說：怎樣能有利於我的身？上下互爭取利，國就危險了！有一萬兵車的國，殺他的君的，必然是有千輛兵車的家；有千輛兵車的國，殺他的君的，必是有百輛兵車的家。一萬中他有一千；一千中他有一百，不能算不多了。若是以義爲後，以利爲先，則非（弑了他的君）完全奪了來不知足了！」

未有仁而遺

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

曰利。

圖一沒有仁人而反捨了他的父母的；沒有義人而反不顧他的君的！王也說仁義就是了；何必說利呢？」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這豈非講「利」而反爲大不利？「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懷仁義以相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豈非不講「利」而利莫大焉！近來的人，以爲孟子排斥功利，不合時勢，這真是未細讀孟子的書。孟子以管仲晏子之功爲不足道，以堯舜文武之盛爲不難至，而欲事半古之人，功

倍古之世，這豈非真正的功利主義者！孟子七篇，無非言仁義之利，及不仁不義之不利。孟子一生，無非欲以仁義之道，達其利天下之目的。這豈是只論動機，不論結果？

董仲舒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顏習齋反過這話來說：「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而孟子的真精神是：「正其誼乃所以謀其利，明其道即所以計其功。」

孟子曾說：「非食志也，食功也。」然同時又說：「尚志」者，蓋以不仁不義以求利，猶毀瓦畫墁以求食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爲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王子墊（音殿）是齊王的兒子名墊，尚是高尚尊貴，志是存心或意向，（志字從士從心。孟子說：「士有恆心：」可見有知識的人，即應有高尙的志，讀書即應明理。）居是住處，（或立身之地。）惡在是何在，路是途徑，（或行事之道。）備是完全。王子墊問說：「士

人以何爲事？」孟子說：「崇尚志向。」他說：「甚麼是崇尚志向？」孟子說：「存心於仁義就是了！殺一個沒有罪的人，就不是仁；不是他所有之物而取了來，就不是義。立身之處何在？仁即是；行事之道何在？義就是。立身於仁，行事由義，一個「大人」的事，就完備了！」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自暴是殘害，棄是廢棄，非是毀謗，曠是空閒。孟子說：「自己殘害自己的人，不可以同他講話；自己廢棄自己的人，不可以同他作事。說話非謗禮義，即是殘害自己；說我身不能居仁由義，即是廢棄了自己。仁是人的安全宅；義是人的正當道路。空着安全的宅子而不住；捨了正當的道路而不行，真可哀憐啊！」

荀子亦說：「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譬之欲壽而刎頸，愚莫大焉！」捨了義無以知利害，因爲現在的小利，或即將來的大害，暫時的利，或即永遠的不利。我們處身行事，若依於利，則無論如何精密計算，終不能無失。倘若居於仁的安宅，由於義的正路，則萬

無一失也，所以易經說：「義者利之和。」大學說：「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這即是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孳孳（音資）是

勤勉不倦之貌。蹠或作跖是古時的大盜。孟子說：「從早晨雞叫起來，心心念念爲善的，是與舜一類的人；從早晨雞叫起來，心心念念的求利，是與盜跖一流的人物。欲知舜與跖的分別，並沒有其他，只是在貪利與好善之間呢！」

一般憤世的人常說：「盜跖日殺不辜，竟以壽終，所以不義未必就不利。」跖是否壽終，我們已無可考；然而天下爲盜而不壽終的，則不可勝數。以千萬有證之例，敵一無證之例，則其理亦至明矣。公羊傳說：「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因爲殺人者，人恆殺之；亡人者，人恆亡之。是殺人更不能自生，亡人更不能自存。況說我們個身，只是一個小生命；人類全體，是我們的大生命。義者乃人類所賴以存在，所以志士仁人，

寧捨生而取義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熊掌是美味的食品，兼是並，生是生命。孟子說：「魚是我所欲吃的；熊掌也是我所欲吃的，這兩樣如不能兼得，寧捨了魚而取熊掌。生活也是我所願欲的；義也是我所願欲的，這兩樣如不能兼全，寧捨了生命以取義呢！」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

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爲也。

「生活也是我所願欲的；但所欲的，尚有甚於生活的，所以不肯爲苟且偷生呢！死也是我所惡的；但所惡者，尚有甚於死的，所以患難有所不辟且避免的！若是人所願欲的，沒有過於生活的；則一切可以偷生的法，有甚麼不肯用的呢？若是人所惡的，沒有過於死的；則一切可以避患者，有甚麼不肯作的呢！」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者，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 簞（音丹）是竹筥，食（音飼）是食物，豆是木碗，羹是湯，噍（音呼）爾是呵斥，蹴（音促）是踐踏。以此就可以得生，然而有所不用的法；如此就可以避患；然而有所不作的事。所以是所願欲有甚於生活的，所厭惡的有甚於死亡的；不但是賢人有此心，人人皆有此心，只是賢者能不喪失之就是了！一竹筥飯，一木碗湯，得着就能生活，不得就死；如果悔慢呵斥着給人，走路的人也不受；腳踢着給人，乞丐也不屑於要呢！」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 萬鍾是俸祿的數目，（六石四斗爲一鍾。）窮乏是貧困，鄉是先前。至於萬鍾的俸祿，則不辨別

是否合於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有甚麼增益呢？爲房屋的華美，妻妾的事奉，所認識的貧困的人得我的恩惠嗎？先前寧身死而不受，現今爲房屋的華美而受了；先前寧身死而不受，現今爲妻妾的事奉而受了，先前寧身死而不受，現今爲所認識的貧困的人得我的恩惠而受了，這也可以不爲嗎？這就是失了本來的心！」

「哀莫大於心死。」如果貪利而忘義，則與禽獸何異？君子所惡有甚於死者，惡爲禽獸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欲守人格也。捨生取義者，寧爲人而死，不爲禽獸而生也。生且不貪，何況於利！偷人人存心如此，則天下何患不平！

第三章 責君貴民

天下之亂，其責任全在爲君爲長的人。他們不仁不義而在高位，是以播其惡於衆，他們首先自私自利，以致上下交征利。這真是大學所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闕適（音諷）是責備，閒是非議，格是正。孟子說：「衆人不足責備；政務不足非議，惟大人能正君心的邪非，君如仁了，沒有不仁的；君若是義，就沒有不義的；君若是正，就沒有不正的。只要改正了君，則國家就平定了！」

君長的責任，是治國安民。如果不但不能治國安民，反而亂國禍民，尙何以爲君長？所以孟子嚴辭痛責，不稍避忌。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餓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孟子對齊宣王說：「王的臣有將他的妻子，

托付他的朋友管照，而往楚國去遊的。及至他回來，則見妻子都受了凍餓。對於這樣朋友怎樣辦呢？」王說：「棄絕了他！」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

之何？王曰：已之。士師是獄官的長，已是罷免。孟子說：「士師如不能治理他的屬員，則怎樣辦呢？」王說：「罷免了他！」曰：四境之內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說：「國家全境治理不好，則怎樣辦呢？」王（無以回答）看看左右的人，而說起別的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

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平陸是齊國的一縣，戟（音己）是古時的兵器，伍是班次。孟子到平陸去，對治理該處的官說：「你的拿着戟的衛士，一天而

三次失了行伍，則除去他不除去他呢？」他說：「不待三次就去了他。」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

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羸（音累）是弱，壑（音賀）是地坑，距心是其大夫的名。孟子說：「在溝壑坑裏：壯年的流散各處的有幾千人了！」他說：「（這是全國大政的過失，）不是我距心所能爲力的！」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

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芻是牧養，芻（音除）是草。孟子說：「譬如有人受人的牛羊而替人牧養的，當然要爲之找牧地與喂養的草了；若是找不到牧地與草，則將牛羊還給那主人呢？還是等着看他們死了呢？」他說：「（這不能盡職而不辭職，）則是（我）距心的罪呢！」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誦爲都者，是治邑的地方官，誦是述說。方官，我認識五個人，知道自己的罪過的，獨有孔距心。」於

是爲王述說其事，王說：「這是寡人（王自稱）的罪呢！」

所謂君長，只是一種職位；不是一種階級。既居其職位，則應盡其責任；如不能盡其責任，則無存在的理由！

世界上因爲有人民，所以組織國家；因爲有國家，所以設立君長。既爲利人民而設立，當然可因其害人民而變置。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社是土神，稷是穀神，（古時建國，則立社稷的壇，所以用「社稷」二字，代表國家。）

孟子說：「人民最重要；社稷在其次；君長是最輕的！」

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

侯，得乎諸侯爲大夫。（翻所以得衆民的信任，則爲天子；得了天子的信任，則爲諸侯；得了諸侯的信任，則爲大夫。） 諸侯危社

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

變置社稷。（變置是更改了另立，犧牲是祭神的牛羊，粢（音咨）盛（音成）是祭神的糧米。「諸侯如使國家危亂，社稷不安，則更換了他，另立賢君。如果犧牲全備，粢盛潔淨，按着

時候祭祀，然而還有旱災水災，則毀了社稷壇另修建。」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國卿是行政的大臣，易位是改換君位。齊宣王問卿的職權如何？孟子說：「王問的是那一種的卿呢？」

王說：「卿不一樣嗎？」孟子說：「不一樣。有親貴宗族的卿；有外姓的卿。」王說：「請問親貴宗族的卿？」孟子說：「君如有大錯過則勸諫；反覆的勸諫而不聽從，則更換君位，另立賢君。」王

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

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王猛

然變了顏色，孟子說：「王不要驚異。王既來問臣，臣不敢不以正道理回答。」王顏色定了，然後又問外姓的卿。孟子說：「君如有過就勸諫；反覆的勸諫而不聽，則辭職而去。」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國賊是害，殘是傷。一夫是衆叛親離而孤立的人，誅是討其罪而

殺之。齊宣王問說：「商湯逐放夏桀；周武王討伐殷紂，有其事嗎？」孟子說：「在書上有這樣的記載。」宣王說：「臣殺了他的君也可以嗎？」孟子說：「沒有人道的，謂之曰賊；滅絕正義的，謂之曰殘。殘賊的人，叫作一夫；聽說周武王殺了獨夫紂了；沒有聽說弑了他的君呢！」

孔子說：「君君臣臣。」君如不君，臣尙何臣之有？這即是盧騷民約之論。本來社會上相與的關係，全是契約的關係：一方如不履行，另一方當然無獨受約束之理。所以「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神祇尙可變置，何況於君？（孟子乃藉此以警戒人君，並非言鬼神災異。然他表示天上地下，惟民獨尊；其尊重民權，真可謂無以復加了！）

孟子對於民權理論最大的供獻，在於說明人民皆有自由自主的人格，並不是任何個人的所有物。他們所服從的，只有他們共同的意思；他們之受君長的治理，乃是他們甘願授權，除非他們自動歸從，任何人不能取而得之。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人。萬章是孟子的學生，與是給。萬章說：「堯將天下給舜，有其事嗎？」孟子說：「不是的，天子不能將天下給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

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而已矣。諄諄（音肫）是親切之貌。萬章說：「這樣舜之有天下，是誰給他的呢？」孟子說：「天給他的是親切的向他說的嗎？」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薦（音見）是舉薦，暴（音佈）是宣示。萬章說：「以行事表現是怎麼樣呢？」孟子說：「天子可以薦人於天，而不能使天必給他天下。」

諸侯可以薦人給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然給他諸侯；大夫可以薦人給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然給他大夫；以前堯舉薦舜於天，而天受了他；宣示他於人民，而人民受了他。所以說：「天不說話，只以行事表現就

是了！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黜萬章說：「敢問將舜薦給天，而天受了他；宣示於人民，而人民受了他，是怎麼樣呢？」孟子說：「使他主祭祀，而百神享受他的祭祀，是天受了他；使他辦事，而事辦理的好，百姓與他相安，這是人民受了他。天給他的天下，人民給他的天下，所以說：天子不能將天下給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

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黜載是年，崩是死，覲（音

僅)是見，謳(音歐)是唱，踐(音見)是登，篡(粗思切)是奪位。「舜助堯治天下二十八年之久，這
不是人所能故意作的，這是天意呢！堯死了，三年的喪服完畢，舜避讓堯的兒子走去到南河
的南邊。天下諸侯來朝見的，不到堯的兒子那裏去，而到舜那裏去；訴訟的人，不到堯的兒子那裏去，而到舜那裏去；
歌唱頌揚的，不歌頌堯的兒子，而歌頌舜。所以說：是天意呢！因為這樣，舜纔回到中原，登了天子的位
。若是逕然佔據了堯的宮室；逼走了堯的兒子，那豈不是篡位，還算天與的嗎？」**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此之謂也。

泰誓是書經的篇名。「泰誓說：『天若是看，即從我們人民看；天若是聽，即從我們人民聽。』即是說的這樣呢！」

民意即是天意；民心即是天心。雖是沒有民選的制度，沒有民意的機關，然而自古以來，得天下者，與失天下者，皆不能逃此自然的法則；違此自然的原理。此「自然」即謂之「天」；「天」只是「自然」。得民即得天，民之所歸，即天之所與也。

「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社會是一連貫的組織；政權有其循環的來源，而人民爲此系統的根本。孟子生在封建專制而暴君橫行的時代，能有這樣發達的民權思想，有這樣激烈的民權言論，而與數千年後的世界數萬里外的國土之所行者，若合符節，我們於今思之，如何能不欽仰！

第四章 保民而王

一

前章已講明以民爲本的道理。君原是爲保民而設，所以爲君而能「保民」則天下歸往；天下歸往，卽謂之「王」。（如堯舜禹湯文武皆是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

乎。翻齊桓公晉文公皆是春秋時代的霸君，（霸卽是爲諸侯的盟主。）仲尼是孔子的字，王卽是得人民的歸從。齊宣王問說：「齊桓公晉文公霸諸侯的事，可以說給我聽聽嗎？」孟子回答說：「仲尼的徒弟

，沒有說桓文的事的，所以後世沒有傳述，我未曾聽說過呢！如王問我不止，則我只能說說王天下的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

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翻王說：「有甚麼樣的德行，就可以王呢？」孟子說：「能保民，卽可以王，沒有能阻止的呢！」曰：若寡人

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斲（音核）是人名。釁（音信）鐘是以動物的血，塗抹新鑄的鐘，以填其縫隙，釁（音呼）釁（音速）是恐懼戰慄，易是換。宣王說：「像寡人（王自稱）這樣的，可以保民嗎？」孟子說：「可以。」王說：「怎麼知道我可以呢？」孟子說：「我聽得

胡斲說：「王坐在堂上，有人牽着一隻牛走過堂下，王看見了說：牽牛往何處去？他回答說：將要殺了他，用他的血抹鐘。」王說：「舍了他吧！我不忍看他戰慄；他本沒有罪而去死的地方呢！那人說：這樣就不釁鐘了嗎？」王說：「何能不釁鐘呢？於是拿一隻羊換了他。」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

王爲愛也。臣固知王的不忍也。

王說：「有的。」孟子說：「這樣心就可以王天下呢！百姓皆以爲王是愛財；我則知王是心中不忍呢！」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

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觶（音扁）是窄狹。王說：「是的，誠然有百姓這樣想；齊國雖然狹小，我何至於貪愛一個牛？是爲不忍他戰慄，沒有罪而送他死；所以用羊換了他呢！」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

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顯異是怪，隱是惻隱憐惜，擇是分別。孟子說：「王不要怪百姓們說王是愛財，以小的換大的，他們何能知道是另有用心呢？王若是憐憫他沒有罪而被殺，則牛與羊有何分別呢？」王笑着說：「這真是不可解的心呢！我雖不是貪愛其財，而用羊換了他，也無怪乎百姓說我是愛財呢！」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顯孟子說：「這並無損於德；這是仁愛的心術呢！是因爲看見牛戰慄的可憐；而沒有看見羊呢！君子對於禽獸，曾見他活着，即不忍見他死了；聽見他被殺時的哀號；即不忍吃他的肉。所以君子遠離那殺牲畜之地的庖廚呢！」

王說曰：詩云：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註說）音悅是歡喜，忖（七本反）度（音奪）是揣測，戚戚是感動。王歎喜着說：「詩上說：他人有心，我揣測的到；就是說的夫子啊！我自己作了事，反回來想想，而不得我的本心；經夫子一說，我的心戚戚然有所感動，請問此心有甚麼合於王天下之道呢？」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註復是告，鈞是三十斤，羽是鳥的羽

，秋毫是秋天的鳥毛，（據說至秋則鳥毛有極細的尖。）輿薪是一車的柴，許是信。孟子說：「有人告王說：我的體力能舉起三千斤的重物，而不能舉起一個鳥羽；我的眼力能看見秋鳥的毛尖，而不能看見一大車

的柴，則王信他嗎？」王說：「我不信」。孟子說：「今王的恩惠，到了禽獸的身上；而功德不及於人民百姓，是爲甚麼呢？可見一個烏羽之舉不起來，是因爲不用力；一車柴之看不見，是因爲不去看；百姓不見保，是因爲不施恩。所以王之不王天下，是不去作；不是作不到呢！」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圍挾是提起，超是跳過，折枝是折一樹枝。（或謂是按摩肢節。）

王說：「不去作的與不能作的，其形狀，有甚麼不同呢？」孟子說：「挾着泰山以跳過北海，告人說：我不能；這是真不能呢！爲年長的作一點小事，如折一個小樹枝，告人說：我不能；這是不肯去作，並非作不到呢！所以王之不王天下，並不是像挾着泰山跳北海的作不到；王之不王天下，是像折枝的不肯去作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

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刑是模範，寡妻

是自己的妻，御是治理。「孝敬我們的老的，（父兄。）以及於他人的老的；慈愛我們的幼的，（子弟。）以及於他人的幼的，天下可以轉動在手掌裏！（言平天下之不難。）詩上說：先爲法於自己的妻；以至於兄弟；再用之治國家，即是說：將這愛心加於他人就是了。所以推廣其恩愛，足以保全四海；不推其恩，即妻子也無以保全。古人之大過人之處，沒有別的，只是善於推廣他所作的就完了！今王的恩愛到了禽獸的身上，而不至於百姓，是爲甚麼呢？」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權是秤，度（音奪）是量。一秤秤然後知道輕重；量量然後知道長短，凡物皆是這樣；心尤是如此。請王自己度量度量！」抑王興甲兵。

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莫非是王必須動兵開戰，危害士臣，結怨於各國的君，然後心裏纔痛快嗎？」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說：「不是：我何能以這樣爲快呢！我是要求達到我的大欲

望呢！」

王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

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音閉）是僕役，辟（同闢）是開擴，朝（音潮）是使其歸附而來朝，莅（音立）是臨，撫是收撫，緣木是爬樹。孟子說：「王的大欲望可以說給我聽嗎？」王笑而不說。孟子說：「是爲肥美甘旨的食物不夠吃嗎？是爲輕快暖的衣服不夠穿嗎？還是爲華采美色不夠看呢？歌聲樂音不夠聽呢？是爲近幸的僕役不夠使用呢？凡此一切，王的衆臣，都可以供給；而王豈是爲這些事呢！」王說：「不是；我不是爲這些事呢！」孟子說：「然則王的大欲望，可以知道了！是欲開闢領土，使秦楚來朝；君臨中國，而收撫四夷呢！以這樣的行爲，求這樣的欲望，如同爬到樹上去找魚呢！」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

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鄒是當時一小國，楚是一大國，集是合起來。王說：「這樣的甚嗎？」孟子說：「恐怕更甚於此呢！爬到樹上找魚，雖得不着魚，然並沒有後患。以這樣的作爲，求這樣的欲壘，卽盡上心力去辦，將來亦必有禍患！」王說：「其理由可以說給我聽嗎？」孟子說：「鄒國的人與楚國的人作戰，則王以爲誰勝呢？」王說：「楚國人勝。」孟子說：「然則小的本是不能戰勝大的；少數本是不能戰勝多數；弱者本是不能戰勝強者。海內的地，千里見方的面積有九份；齊國的地合起來，只有其一份。以一份去征服其餘的八份，與鄒國敵楚國有甚麼分別呢？也當反求其本

就是了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同）

途)是道路，懇(同誦)是告訴。「現在王若是發施仁政，使天下作官的皆願立於王的朝廷；耕地的皆願耕於王的田野；經商的皆願住在王的城市；行路的旅客，皆願走王的道途；天下之厭惡他的君的，皆欲到王這裏來告訴，如果這樣，誰能阻止他們呢！」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

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同昏)是昏愚。輔(音撫)是助。王說：「我甚不聰明，請去試一試！」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

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

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罔恆是常，產是產業，放是放蕩，僻是乖僻，

那是不守正道，侈(音吃)是越出常軌，罔(音往)是網羅。(故意使之陷入其中而捕之。)孟子說：「沒有恆常的產業，而有恆常的心的，只有讀書明理的人能這樣；一般人民，則沒有恆常的產業，即因而沒有恆常的心；如沒有恆常的心，則放蕩乖僻姦邪淫侈，無所不爲。等到他犯了罪，然後就刑罰他，這是罔陷人民呢！豈能有仁愛的人在君位，而作罔民的事呢？」

是故明君制

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畜（音蓄）是養育，驅是促，輕是容易，贍

（音占）是足夠，奚暇是如何有空閒。「所以賢明的君，制定人民的產業，必須使他上足以事奉父母；下足以養育妻子。年景好，終身得飽；年景不好，也不至於餓死。然後使他爲善，所以人民易於服從！現今制民的產，上不足事奉父母；下不足以養育妻子。好年景，尙且終身困苦；年景不好，則不免於死亡。這樣救死還恐辦不到，何能有閒空講禮義呢？」王欲行之。則盍

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盍（音何）是何不，樹是種植，豚（音屯）彘（音秩）皆是豬類，庠（音詳）序皆是學校的古名，申是說明，頒（同班）白者是頭髮半白的老人，黎（音

梨）民是黑髮的人民。「王如欲行仁政，則何不反其根本。五畝地的住宅，種上桑樹。（以養蠶。）則五十歲的老人，有絲綢可穿了；雞豚狗彘的家畜，不要失其繁殖孕育的時節。則七十歲的老人，有肉可吃了；一百畝的田地，不要奪了農民耕種收割的時間。則八口人的家庭，可以不至饑餓了；注意學校的教育，申明孝悌的義理。頭髮半白的老人，可以不負戴於道路而受勞苦了！七十歲的有穿綢吃肉的幸福；少壯的人民有不饑不寒的生活，然而不王的，決沒有呢！」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

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梁）三家分晉，謂之三晉，故惠王自稱晉國，比是

為，酒是洗刷。（雪恥。）梁惠王說：「晉國是天下最強大的國，你老先生是知道的！奈至於寡人的身上，東邊為齊國所敗，我的大兒子被難而死；西邊失地於秦國七百里之多；南邊又為楚國所敗辱。寡人甚以為羞恥！願為死者，洗刷昭雪。一下子，怎麼樣能辦到呢！」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

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

甲利兵矣。

團耨（奴豆反）是耘田去野草，梃是杖，撻是擊。孟子回答說：「地祇要有百里見方，即可以王天下。王如行施仁政於人民：節省刑罰；減輕稅斂，使人民能深深的耕地；勤

勤的耘田。壯年的人，在閒暇的時日，修治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事奉他的父兄；在外事奉他的長上。這樣即使他拿着木棍，亦可以打擊秦楚之堅固的甲，與快利的兵器呢！」彼奪其民

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

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團「他們（秦楚等國。）奪了人民的農時，（終年戰爭。）使人民不得耕地耘田，以養他們的父母；以至於父母受凍受餓，兄弟妻子，皆流離散亡了。他們陷溺殘害其人民，王若去征討他，（其人民望救之不暇。

）誰與王為敵呢？所以說：仁愛的人，沒有仇敵！請王不必懷疑！」

自齊桓晉文而後，諸侯各有霸中國之野心。（齊晉的後世，當然也在內。）所以不

惜「興甲兵，危士臣，陷溺其民，」以求其「大欲」；而不知其所為者，與其所欲者，絕

對相反。不仁之至，衆叛親離，身且為獨夫，又何能得天下！至於孟子之世，以此亡國的諸

侯，已不可勝計，所餘者不過數國。所謂「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數人愈也」。奈此數人者，仍不改其道，以致六國終皆滅於秦；而秦亦不十餘年而滅亡！中國古代的貴族，至此遂盡，所以不務保民，而恃強戰，不以德服人，而以力服人，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即幸成霸業，人民亦終非心服，如何能安固長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

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說：「以武力而假借仁義之名的，可以霸，（爲諸侯所畏服。）霸必須本來就有一個大國；以德行仁義

之道的可以王，（爲人民所歸附。）王不必有大國。湯原只有七十里，文王原只有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用力制服他人的，人的心中

屈服；以德感服他人的，是心中喜悅而真誠的佩服，如同那七十弟子的服孔子呢！詩上說：從西方，從東方，從南方，從北方，莫不由本心來歸服；即說是這樣呢！」

一一

保民而王。不但大國如此，小國亦是如此；不但強國如此，弱國亦是如此，不能保民，則大國亦不免於滅亡，小國尙何待言；如能保民，則小國亦可王天下，大國更無論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問孟子說：「宋是一個小國，現在要行王政，齊楚等大國疾惡之而要伐他，則怎樣辦呢？」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

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亳，音博，是地名，葛是夏朝時的一國，於是放縱，遺是贈送，饋，音愧，食）

音飼)是送食物，餉(音享)亦是送食物。孟子說：「湯在亳地，與葛國爲鄰。葛國的君，放縱而不祭祀。湯使人問他說：爲甚麼不祭祀？他說：我沒有牛羊以供犧牲呢！湯使人送給他牛羊；葛伯把牛羊吃了，又不用以祭祀。湯又使人問他說：爲甚麼不祭祀呢？他說：我沒有糧米以供粢盛呢！湯使亳地的衆人，去替他耕地，老弱的人去送飯。葛伯領着他的人民，截住有酒食黍稻的，奪了去；不交給他的就殺死。有一個童子，拿着黍肉送去。葛伯殺了他，而將黍肉奪走。」書上說：「葛伯仇殺餉者。」即說此事呢！」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註「因爲他殺了這個童子而去征伐他，四海之內的人皆說：湯不

是貪天下之富而欲得之；是爲平民報仇呢！」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

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

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註載是始，芸是鋤地，變是改，弔是安慰，徯(音希)是等候，后是君。「湯初征，自葛開

始。征伐了十一次，遂征服了天下。到東面去征，西夷就怨望；到南面去征，北狄就怨望。說：爲甚麼後來救我！人民盼望他，就像大旱時的盼望下雨。(湯征伐所至，人民深信他不殘暴。)到市上來的不停止

；田野裏鋤地的，工作不變。誅其有罪的君，慰其無辜的民，如同應時的雨降下來，人民皆大歡喜。書上說：等待我的君，君來了就去了暴虐的刑罰！」

有攸不爲臣。東

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

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

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

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

。攸即所，綏（音雖）是安，厥（音決）是其，匪（同篋）是竹筐，玄黃是玄黃色

的布帛，（古時用爲禮物。）紹是迎見，休是好，簞（音丹）是竹篋，食（音飼）是食物，漿是湯水，殘是害人的人，太誓是書的篇名，揚是發揚表現，張是張大，光是光輝。（孟子又引書上說武王的事說：）

「有所不爲臣的，向東面去征伐他，安撫他的男女百姓；那些百姓，用筐盛着玄黃色的布帛，迎見我周王以見好。專誠歸服於大周。（以下是孟子申說。）其官長裝滿玄黃色的布帛於筐中，以迎周的官長；其士民

以竹篋裝着飯，以壺裝着水以迎周的士民。救人民於水火之中，只取其殘害人民的人就是了。

不行

太誓上說：我發揚威武，侵討的疆域，取其殘賊，以張殺伐之功；比湯之伐桀更有光彩！」

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

楚雖大，何畏焉。「不行王政而已；如果行王政，則四海以內的人民，皆仰着頭盼望着他，願欲以他爲君。齊國楚國雖強大，何必怕呢！」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音削）是地名，近於滕國。」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太王是周文王之祖，邠（音賓）是地名，岐（音旗）是山名。孟子回答說：『從前太王居於邠地，狄人來侵略他；太王走開到了岐山之下去居住，並非是樂選該地而去住；也是不得已呢！』（言周之先世，亦是弱小而有外患，然終能盛大而有天下。）」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若是修德行仁以爲善，則後代的子孫，必有能王天下。」

下的：君子創造基業，留垂統緒，爲的是後世可以繼續；至於成功，則是天命了。君對他（齊）有何辦法呢？自己勉強爲善就是了！」

國家民族，是一個連續的生命；前代所造之因，我們今日受其果；將來之果如何，全

在我們今日所造之因。我們以前未造善因，或是造了惡因，所以今日貧弱如此，偷能從此奮勉爲善，努力造善因，則將來尙必有強盛之一日。倘仍繼續造惡因，則惡因相積，其結果只有滅亡而已！

惡惡果而造惡因；造了惡因，而不甘受惡果。豈知自然的定律，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

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說：「天下有道，則德小的受役於德大的；小

賢人受役於大賢人。天下沒有正道，則小的受役於大的；弱的受役於強的。齊景公曰：「既不能

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齊景公說：「既不能命他人；又不

服從他人的命令，是不能存立之物呢！齊景公說：「既不能命他人；又不

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現在在小國效法大國的惡政，（不能有高出於大國之處）而以受他們的命令爲羞恥，這如同學生不肯受命於

老師呢！如以此爲恥，最好是效法文王；如效法文王，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能統治天下了！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孔

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麗是數量，億是十萬，侯是只好，服是服從，靡（音

米）是無，膚是健美，敏是聰敏，裸（音灌）是祭宗廟灌酒的禮。詩上說：商朝的子孫，其數何止十萬！上帝既命周治天下，則只好歸服於周；竟然歸服於周，可見天命無常。（政命有德的人。）殷（商）朝

士人之壯美聰敏的，將助祭於周的京城。孔子說：如有仁德，敵雖衆亦不能不服。一個國君如好仁德，天下沒有能勝過他的！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

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誰執

，濯是以手沾水，逝是虛字。現在想無敵於天下，而不用仁道；是如同拿熱的物品，而不以手沾水呢！詩上說：誰能拿熱物，而不以手沾水？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黽矢人是造箭的人，函人是造甲的人，巫的甲不能保護人。巫（利於人活。）匠（利於人死。）也是這樣。所以學術不可不慎呢！

人。孟子說：「造箭的人，豈是不仁於造甲的人呢？造箭的惟恐他的箭不傷人；造甲的惟恐他的甲不能保護人。巫（利於人活。）匠（利於人死。）也是這樣。所以學術不可不慎呢！」

孔子

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

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黽爵（音覺）是爵位，禦是阻止。「孔子說：居處以有仁厚的風俗爲美；選擇居處，而不住在有仁俗的地方，

何能爲智呢？仁是天的尊貴的爵位，人的安全的居處，所以沒有阻止的，而自願處於不仁，即是不智呢！」**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黽「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就

只好爲他人的奴隸；爲人的奴隸，而恥於受人役使；是猶造弓的人而恥於造弓；造箭的人而恥於造箭呢！」**如恥之，莫如爲仁。**黽「若是恥爲人役，最好是去行仁道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

諸己而已矣。黽「爲仁的人，就像射箭；射箭的人，正了自己的地位姿勢，視線手力，然後發箭；發了如射不中，不怨恨勝了自己的，反回來責求自己就是了！」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

居下也。

翻孟子說：「仁就有榮耀，不仁就受羞辱。今惡受羞辱，而自處於不仁，這如同不喜歡潮濕，而住在窪下的地方呢！」

如惡之，莫如貴德。

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

大國必畏之矣。

翻「若是惡恥辱，最好是貴重有德行的人；尊崇有才能之士。有賢德的在位，有才能的在職；國家沒有憂患，閒暇無事的時候，趁機修明政治與法律，如此

則雖大國，也必然畏懼他呢！」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

翻迨（音待）是趁此時，徹是取，桑土是桑樹根的皮，綢（音仇）繆（音究）是修補，牖（音又）戶是門窗或通氣之處，侮是欺侮。「詩上說：『趁現在天沒下雨，取了桑根的皮，修補我巢上

通氣之處。（這是藉鳥雀說的話。）現在這些下面的民，誰敢來欺侮我！」孔子說：作這首詩的人，是明白道理的人啊！能治理其國家，誰敢欺侮他呢！」

今國家閒暇，及

其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翻般（音盤）樂是盤桓宴樂，怠敖是懈怠傲慢。「現今國家閒暇無事，趁此就盤桓行樂，懈怠傲慢，是自己求

禍患呢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配，是長，言是思念，配是合，命是天命，太甲是殷朝

的帝，孽（魚列反）是禍。一禍福沒有不是自己求來的！詩上說：長思念着合乎天命！求於自己，就多得多福。太甲說：天作的禍，尙可以避免；自己作出禍來，就活不了。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呢！

我們試想，這些話是如何的痛切！國家的衰弱，皆是自作的孽；受人的欺侮，受人的侵略，皆因不能自治其國家，我們不能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小役大，弱役強，本是自然的情勢。人役而恥爲人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豈非成了絕物！惡辱而居不仁，如同惡濕而居下，執熱而不濯。我們不知未雨綢繆，不知思患預防；及患難之來，則只云國恥國恥，而其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如故；及患難稍已，則又及時般樂怠敖，而終不明其政刑，是自求禍也，雖大國必亡矣！

第五章 暴民而亡

一

人民爲國家的根本。戕賊其根本，是自取滅亡。所以敵國外患，不足過慮；民心離散，方是深憂！

前章言：「保民而王。」本章言：「暴民而亡。」此二者，本是一事的正面反面，現在只是將話反過來說而已！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同災）是禍害。孟子說：「不仁的人，還可以合他講道理嗎？處危險之境，

尚以爲安；明明是災禍，尚以爲利，喜歡作那些能招滅亡的事。不仁的人，如可以合他講道理，則何至於有敗家亡國的呢！」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

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註：孺子是小孩，滄浪（音郎）是水名，濯是洗；纓（音英）是帽帶，小子

指衆學生。「有個孩子唱歌說：滄浪的水清，可以洗洗我的纓；滄浪的水渾濁，可以洗洗我的脚。孔子說：學生們聽聽！水潔淨，人就用以洗潔淨的纓，不潔淨，人就用以洗不潔淨的足，一切所受的，皆是自

取的呢！」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註：人必自己侮慢自己，然後他人纔侮慢他；家必是自己敗壞，然後人纔敗壞他；國必是自己侵伐，然後他人纔侵伐他！太甲說：天造的禍，尙可以避免；自造的禍，就不可以活了，

即說的這個道理呢！」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

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註：孟子說：「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回來責求自己的仁之未至；治理人，而治理不好，則反回來責求自己的智之未及；敬禮於人，而人不回答

，則反回來責求自己的敬之未達；凡所行的事，有不得其所的，皆反回來責求自己；自身正了，天下自然歸服！詩上說：常常思念着配合天命，求於自己，就多得福！

我們且看一個反面的實例。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

則可也。

鄒魯皆國名，鬪（音哄）是戰鬪，穆（音木）公是鄒君，有司是官吏。鄒國與魯打了一戰，鄒穆公問孟子說：「我的官吏死了的三十三個人，而人民則沒有死難的；殺了他們吧，則

殺不盡；不殺吧，則他們就看着長上的死而不肯去救，怎麼辦纔好呢？」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

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廩（里飲反）是存糧米的處所，府庫是存

財貨的處所，充足滿，反是報復，尤其是罪過。孟子對答說：「不豐收的饑荒年歲，君的人民，老弱的餓死而葬身於溝中坑中；壯年的流離散亡於四方，已不知有幾千人了！而君的倉廩中糧食存滿，府庫中財貨充

足；而這些官吏不報告災情而請救濟，是上慢了君；下害了民。曾子說：「謹慎啊！謹慎啊！君行仁，你所施於人的，也要反受之於人呢！這人民今而後報復了這些官吏，君不要責備他們呢！」

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若是施行仁政，則人民自然親愛其長上，捨死救其長上了。」

不保民，則民亦不保之；不愛民，則民亦不愛之。上下相疾怨，何能不敗亡！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是時日的吉凶，地利是地勢的利與不利，人是人心的團結堅固與否。」

孟子說：「（關於勝敗的原因，）天時的重要，不如地利；地利的重要，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

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

如地利也。「郭是外城，環是圍起來。」三里的小城，七里的小郭，由四面包圍起來，天天攻打，還打不勝；這樣圍起來，天天打，其中必定有吉利的時日了。然而打不勝，可見天時的重

要，不如城郭的地利了！」**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

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城牆並不是不高；護城河並不是不深；兵器與盔

甲，並不是不堅固快利；糧米並不是不多，然而人民竟捨棄了而逃走，不肯死守不去。可見是地利的重要，尚不如人和呢！」**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

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鬪域是範圍，谿（音西）是山谷。）所以說：範圍人民，不仗恃邊境的界限；鞏固國家，不仗恃山谷的險要；威服天下，不仗恃兵甲的堅利，得着治國愛民之正道的，就多有援助；失此正道的，就少有援助；少助到極處，連親戚都叛離他；多助到極處，天下都順從他。以天下所順從的人，去攻親戚之所離畔的人。所以君子不戰則已，戰就必然勝利呢！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說：「桀紂之所以失了天下，

是因爲失了他的人民；失了他的人民，是因爲失了他們的心。得天下有方法：得天下的人民，就得天下了。得人民有方法：得人民的心就得人民了。得他們的心有方法：他們所欲要的，給他們；爲他們多多積聚

。他們所厭惡的，不施行於他們，就是了！」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

。鷖魚者。獺也。爲叢鷖爵者。鷖也。爲湯武鷖民者。桀與紂也。今

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鷖矣。雖欲無王。不可得

已。壙。廣野，淵是深水，鷖（同驅）是逐；獺（音榻）是吃魚的水獸，鷖是密林，爵（同雀）是小鳥，鷖（音占）是吃雀的鳥。「民之歸服仁人，就像水往低處流；獸往壙野走呢！所以驅魚向深水的是

獺；驅雀向密林的是鷖；驅民向湯武的，是桀與紂呢！現在天下的君，若有好仁的，則諸侯皆給他驅人民以歸之。即是不願王天下，也不能呢！」今之欲王者。猶七

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

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晉及溺。此之謂也。艾（音

愛）是用以灸病的草，年歲愈久則愈乾，愈乾則愈好，畜是留藏，淑是好，載即則，晉是相與。「現在這願欲王天下的：譬如七年的病，須求三年的陳艾治療。若不從現在即留藏起來，則終身也得不着三年的

陳艾。苟不立志爲仁，則終身憂愁恥辱，以至於死亡。詩上說：如何能好得了呢？只有相與陷溺滅亡而已，這話即說的這樣呢！

我們再反回來說國家興廢存亡的因果：「七年之病，譬如我們國家的現狀，蓄三年之艾，」即是從此努力救亡圖存。雖須待三年之後，始能有結果，然而現在即須開始造其善因。倘長此遷延不開始，則永遠不能有成功，所謂「苟爲不畜，終身不得。」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關戴盈之是宋國的大夫，什一是十分之一。戴盈之說：「取十分之一的田賦，去關市的苛稅，現在未能行；請減輕一點，等到明年，然後止住。如此怎樣呢？」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日攘是偷竊，損是減少。孟子說：「今有人每天偷他的鄰人一隻雞。或有人告他說

：這不是君子辦的事。他說：請減少一點，每月偷他一隻，等明年然後停止住。」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聞「如果知其不合正道，就趕快止住吧，何必等到明年！」

「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真是「安其危而利其災，」不仁者可與言乎？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

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孟子說：「夏商周三代之得天下因爲仁；他們之失天下因爲不仁。國家的廢興存亡，也是這樣。」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

人不仁。不保四體。天子若是不仁，就不能保守他的天下；諸侯若是不仁，就不能保守他的國；卿大夫不仁，就不能保守他的家；士庶人不仁，就不能保守他的身體。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現在不欲致死亡，而樂於爲不仁；就像不願醉，而反強喝酒

！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

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也。規是作圓形的標準；矩（音舉）是作方形的標準，員即圓，人倫是人類相處之道，賊是殘害。孟子說：「規矩是方圓的標準；聖人是人倫的標準。欲爲人君，就盡爲君的本分；欲爲人臣，就盡爲臣的本

分，這兩樣皆學堯舜就是了！不用舜事堯之道事君，就是不以誠敬待他的君；不用堯所以治民之道治民，即是殘害他的民呢！」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

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暴是虐待，削是割裂滅小，幽（音憂）是昏暗，厲（音力）是暴虐，（古時人君死，則按其生平行為，定一稱號，是爲諡法。幽厲皆是惡諡。）慈是親愛。孔子說：人有兩條路，仁與不仁即是了。暴虐他的人民過甚，則身被殺而國滅亡，（如桀紂。）暴虐雖不甚，則亦身遭危難而國土削弱，被稱爲幽厲。（如周幽王周厲王。）雖有孝敬親愛的子孫，也永遠改不了這惡名呢！」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殷即商朝，鑑（同鑑）是鏡子。（由他物中能見自己的形像；見前代或他國之興衰存亡；可以與自己對照而引爲鑒戒。）詩上說：「殷朝之所當鑒者不遠，近在夏帝之世，即是說的這樣呢！」

一一

暴民而亡，既如上述，然取而代之者，當引爲鑒戒，而不可再蹈其覆轍；若是以暴易暴，則亦惟有相繼滅亡而已！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

之吾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

。沈同是齊國的大臣，燕是國名，子噲（音快）是燕國的君，子之是燕國的相。（當時子噲無故讓位於子之，國中混亂無道。）沈同以其私人的資格，問孟子說：「燕國可以

伐嗎？」孟子說：「可以。子噲無權將燕國送給他入；子之也不能從子噲手中接受燕國。譬如有個作官的人在此，而你喜歡他，不請命於王，而私自給他你的職位，這個士人，也沒有奉王的命，而私自受之於你，這也可以嗎？」（子噲授燕國於子之，不問人民歸從與否。）與此有何分別呢！」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

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

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

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是順着天道以行除暴救民的使命的，士師是司法官。齊人伐燕國，有人問孟子說：「曾勸齊去伐燕來嗎？」孟子說：「我沒有！沈同問燕國可以伐嗎？我回答說：可以伐！他即自以爲是而去伐的！假設他

要說：誰可以伐他？我必答他說：爲除暴救民的天吏，就可以伐他。譬如現在有個殺了人的，有人問說：這個人可以殺嗎？我將回答說：可以！他若說：誰可以殺他？我將回答他說：作司法官則可以殺他。（現在齊之暴民無道，與燕一樣。）這是以燕國伐燕國，我爲甚麼勸他呢！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鬪旬是十天，舉是作成功，殃是災禍。齊人伐燕國，勝了。宣王問孟子說：「有人說我不可取燕地；有人說我可以取。以我們萬乘的國，伐一個同樣大的萬乘的國，只五十天就成了功，這不是人力能作到的。（可見是有天意。）違背天意而不取，天必降災，取了燕地怎樣呢？」

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鬪孟子回答說：「取其地而燕民喜歡之取殷）即是；取其地而燕民不歡喜，則不要取。古人有作過的，文王（之未取殷）即是。」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壺益是更甚，運是轉向。「以一個萬乘之國，伐另一個萬乘之國，而對方的人民，反用饕餮着飯，用壺盛着湯，以迎王的軍隊，這豈是有別的緣故呢？是要避他們本國的暴政，想脫離這如火燒水淹的痛苦呢！若是仍繼續暴虐他們，如同水更深了，如同火更熱了，則人民也要轉而望救於他人了！」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

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

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齊人伐燕國而取其地，各國諸侯將要商議救燕。齊宣王說：「諸侯多有想伐寡人（我）的，怎麼對待他呢？」孟子回答說：「臣聽說有七十里的小國，而能行政於天下的，湯即是這樣；沒有聽說以千里的大國而怕人的呢！」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

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壺寬（音尼）是虹，蘇是復活了。「書經上說：湯第一次征伐，自葛開始。」

，（其事見前章。）天下皆信服了他。向東去征，西夷就怨望；向前去征，北狄就怨望，說：「爲甚麼後來救我！民盼望他，就像大旱時之望雲雨。」（湯所到之處，人民知他不殘暴。）所以往市街上去的，不停止；在田野耕地的不更改，殺其暴虐的君，安慰其痛苦的民，若應時的雨降下來，人民皆大歡喜。書上又說：「等待我們的君；君來了，我們就可以復活了！」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箚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鬪拯是援救，係累是捆綁，重器是貴重的寶器。一現在燕國暴虐他的人民，王去征伐他，人民以爲是將要救他於水火之中，所以以箚盛着飯，以壺盛着漿，以歡迎王的軍隊。若是反而殺了他們的父兄；綁了他們的子弟；毀壞了他們的宗廟；運走了他們的貴重器物，這如何能行呢？天下本來就怕齊國的強盛；現今又加上一倍的土地，而不行仁政，是惹起天下的攻伐呢！」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倪（音毛）是老人，倪（音尼）是小孩。「王趕快下命令：送回所虜的老少；止住所要奪走的重器；與燕人商議，爲之立君而後退去，則尚可止了諸侯的來伐呢！」

從齊人伐燕一事，我們可以看出許多道理：一方面，可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燕虐其民，國中混亂無道，受人侵伐，是禍由自取；一方面，可見以侵略的野心，強佔他人的國土，是外足以動天下之兵，內無以止人民之叛。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這即是「民族自決」的原則！

我們又可見孟子的民權主義，是如何的貫徹（詳見本篇第三章。）人民如不歸從，雖堯舜亦不得行禪讓；何況子噲與子之！人民如不歸從，則湯武亦不得行征伐；何況齊宣或齊潛！人民是國家之主；暴虐人民，只有敗亡；欲得人民的歸從，只有以仁心行仁政而已！

第六章 仁心仁政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性善者，是欲啓發人固有的仁心；稱堯舜者，是欲證明其必效的仁政。因爲自外而來的義理，或不易深入人心；憑空造出的法則，或不易見諸實行。然生而即有的善性，則不待自外而入，而且根深蒂固。先王曾行的政事，則可見必能實行，且有實用實效。

孟子之意，無非欲表示仁心爲人所皆有；仁政爲人所必能。所以說無仁心者，非人也，自謂不能行仁政者，自賊者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孟子說：「人皆有不忍傷害人；不忍見人痛苦死亡的同情心；先代的聖王，有不忍人的仁心；就有不忍人的仁政。本着不忍人的仁心，施行不忍人的仁政，治理天下之易，就像可以運轉在手掌上一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音詐）是忽然，慄（音繼）惕（音替）是驚動，惻（音冊）隱是憐憫，內（音納）是結，要是求，聲是聲名。」所以說：人皆有不忍人的心，是譬如現在有人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將要跌入井中，就都有驚動憐憫的心；這並非爲結交小孩的父母；並非爲求名譽於鄉里朋友；也並非是怕有不仁的名聲而始如此呢！」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音）由此看來：沒有哀憐悲憫的心，即不是人；沒有辭謝推讓的心，即不是人；沒有羞恥惡辱的心，即不是人；沒有辨別是非的心，即不是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音）端是起初的頭緒，或是萌芽。「哀憐悲憫的心，就是仁的發端；羞恥惡辱的心，就是義的發端；謙辭推讓的心，就是禮的發端；辨別是非的心，就是智的發端。」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賊其君者也。凡一人之有這仁義禮智的四端，如同其有兩手兩足的四肢。有這四端，而自已說他不能爲善的，是自己害自己；說他的君不能的，是害他的君的呢！

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凡有這發端於我心內的，知道皆推廣而擴充之，如同火之纒燃着；如同

是燒着。若是有這發端於我心內的，知道皆推廣而擴充之，如同火之纒燃着；如同泉水纒通流。若是能擴充他，足以保全天下；若是不能擴充，不足以事奉父母！

擴而充之，必以其道，否則徒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所以孟子不僅講動機，而且講效用，不僅講原因，而且講方法。仁心仁政，缺一不可，「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音樓）是古人名，公輸子名班是魯國人，師曠是管平公的樂師，六律是定六音高低的竹管。陰陽各六，每個相差半音。五音是宮，商，角，徵，羽。（任何調的音階。）孟子說：「

以離婁自力之好，公輸子手技之巧，若不用規矩，也不能作成正方正圓；以師曠耳力之好，若不用六律，也不能定準了五音；以堯舜的善心仁道，如不行仁政，也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

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音千）是過，率是遵循。

人的心，愛人的聲名，而人民得不着他的恩澤；不可爲後世的法則的，是不行先王的正道呢！所以說：空有善心，而無善法，並不足以爲政；空有善法，而無善心，法亦不能自行。詩上說：「無有過失，無有遺忘，遵從着舊日的典章」；遵着先王的法則，而致於失錯的，決沒有呢！」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

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

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矣。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

繩準是取平的標尺，繩是取直的標線，覆是蓋，邱是高岡，陵是小山，川是河流，澤是窪地。「聖人既用上所有的目力，又加之以規矩準繩，這樣來作方圓平直，就

可以用之不窮而沒有難處了；既已用上所有的耳力，又加之以六律的標準，這樣定正五音，就沒有難處了；既已盡上所有的心思，又繼之以不忍人的政制，這樣他的仁德，就徧被天下了。所以說：堆高地必借着邱陵，掘低必借着川澤；（如此則費力少而成功多。）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

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所以只有仁人，應當在國家的高位；不仁而在高的地位，是散布他的惡於大眾呢！」

上無

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揆（音魁）是制度設施，朝（音潮）是朝廷，工是職官，度是法則。在上位的，沒有合正道的設施；在下位的，沒有守法的風氣；朝

廷不遵正道，職官不遵法度，君長犯道義，小民犯法律，國家之尚存在而未滅亡，是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

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

民興。喪無日矣。

「所以說：城郭不完好，兵器盔甲不多，不是國家的大患；田野沒有開辟，財物沒有聚積，不是國家的禍害。在上為政的沒有道德；在下的人民沒有智識

；殘賊的惡民興起，則亡國即在目前了！」**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

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匪蹙（音覺）是顛覆，泄泄（音洩）沓沓（音

榻）是怠緩隨和，陳是述說，閉是禁止。「詩上說：天將要覆亡你的國家，不可以再怠緩隨和。（應振作奮發，急起救正。）泄泄如同沓沓，皆是怠緩隨和之意。事君不以正義；進退不以禮；說話背棄先王之道，即是怠惰苟且，隨聲附和呢！所以說：對於君：求全責備，正是恭維；陳說善事，禁塞邪道，方是尊敬；說我的君不能為善，而不去諫正的；是賊害他的君呢！」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

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馮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大約皆在中國東部，岐周畢郢（音影）皆在今陝西

境內。孟子說：「舜生於諸馮，遷居負夏，死在鳴條，是東夷地方的人；文王生在岐周，死在畢郢，是西夷地方的人呢！」**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

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圖符節是用一塊金玉或竹木之類，刻上文字或圖形，然後分爲兩半，彼此各執一半，有事則相對以爲信號。舜與文王，地方相隔一千多里；時代相隔一千多年，然得志行政

於中國，其相同像符節的相合。先聖後聖，其法度設施是一樣的呢！

聖人以仁政治天下，必有經常的揆度，作根本的設施。內竭其心思，外繩諸事物，所以自然合於正道，合於真理。順天下自然之勢，「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以「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儉若愚而好自用，不遵正常的法度，不爲根本的設施，則是「惠而不知爲政，」「勞而無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

爲政。。子產是鄭國的大夫，聽是管理，輿是車，濟是渡，溱（音針）洧（音尾）皆水名。子產管理鄭國的政務，以他所坐的車，渡人過溱河洧河，孟子說：「這是施小惠而不知爲大政！」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徒杠（音江）是可步行的小橋，輿梁是可通車的大橋。每年十一月，（周時十一月，約爲陽曆十

月間。就修好了行人的小橋；十二月就修好了通車的大橋，（古時在不易修永久的橋的河上，於每年秋後農閒的時候，修臨時的橋，以利交通。）人民不患徒行涉河呢！君子如能治好了他的政事，即出行之時，令人退避亦可以；如何能每人都親用車渡過去呢！」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所以爲政者，如果一個人一個人的去歡悅他，則他的時間也就不夠用了！」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河內河東皆魏（梁）國的區域，粟是糧食。梁惠王說：「寡人（我）之對於國事，可說是盡上心了！河內饑荒，則遷移其人民到河東，運糧食到河內；（以養老弱之不能遷居的。）河東的饑荒，也是如此。考察鄰國的政事，沒有像我這樣用心的；然而鄰國的人民不格外的少，我的人民也不特別的多，是爲甚麼呢？」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

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圍喻是譬喻，填（音田）是鼓音，曳是拖。孟子回答說：「王好

戰，請用戰陣作比喻：填然敲了鼓，兵刃既已交接，有的人捨棄了盔甲，拖着兵器而逃走；或者走了一百步而止住；或者走了五十步就止住。若是走五十步的人，譏笑走一百步的，怎麼樣呢？」王說：「不可，他們不過未到百步就是了，但也是同樣的逃走！」孟子說：「王如果知道這個道理，也就不必盼望人民之多於鄰國了！」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

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闕違是誤，數（音粗）是密罟（音古）是網，洿（音

烏）是水坑，斤是伐木的刀，養生是指飲食房舍器具，喪死是指祭祀棺槨等項，憾是缺欠不滿。「不就誤人民耕種收割的農時，（不在此時徵兵與役，）則五穀就吃之不盡；禁用細密的網入池中捕魚，（留下小魚使之得以長成，）則魚鼈就吃之不盡；限制入山林砍伐樹木的時候，則木材就用之不盡；五穀與魚鼈吃不盡，木材用不盡，是使民養生送死，皆沒有缺憾；養生送死沒有缺憾，即是王道的起頭呢！」

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頹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節與對齊宣王語略同。註解見第四章中。）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是節制，率（音漂）是餓死的人，發是放賑，歲是年景。「養狗豬使他吃人的

食品，而不知檢制；路上有餓死的人，而不知賑濟；人死了，就說：這不是我的罪，這是年景不好！這如同用刀刺殺了人，而說：這不是我殺人，是刀殺的人呢！王不要歸罪於年景，則天下的民就皆來歸了！」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承是受，梃是木棍。梁惠

王說：「寡人願安心受教！」孟子回答說：「殺人用木棍或用刀，有分別嗎？」王說：「沒有分別。」孟子說：「用刀或用虐政，有分別嗎？」王說：「沒有分別！」

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廐廐是廚房，廐（音究）是馬房。孟子

子說：「爲君的廚中有肥肉，馬棚裏有肥馬；而人民有飢餓的顏色，田野中有餓死的屍身，這是率領着獸而吃人呢！」獸相食。人且惡之。爲民父

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獸吃同類的獸，人尙且厭惡他；

居於保育人民（如同民之父母，）的君位以行政，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

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是從葬的木人，象（詞像）是似

忍得埋了他，（所以孔子惡其心之不仁。）如何可以使這活活的人民飢死呢！」

孟子反覆的激發君主的仁心，又反覆的指示國家的仁政。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

朝矣。俊傑是才德高出衆人的。孟子說：「尊重有賢德的，使用有能幹的；才德出來的人都在職位，則天下的士人皆歡喜，而願立於他的朝廷上了！」市廛而不征。

法而不塵。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塵（音蟬）是鋪捐，法是貨稅，法是什一的

稅。市上既按鋪戶收稅，即不再按貨收稅；既收了什一的稅，即不再收鋪宅的稅，（不要層層剝削。）則天下的商人皆喜歡，而願住在他的市中了！」

關譏而不征。則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關是關口，譏（音機）是查問。「關口上只查問而不征過境的稅，則天下的行旅，皆喜歡

而願經由他的道路了！」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助是助耕公田。「耕種的人，只使他助耕公田，而不收他的田稅；則天下的農人皆歡喜；而願耕種於他的田野了！」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夫里之布，是兩種額外的稅。（古時市民無職者，須出一夫之稅，「謂之夫布。」市宅之不種桑麻者，須納荒地之謂，謂之里

布。）氓（音盲）是客民。「市民既已納住宅的稅，不要再征夫里之布；則天下的民，皆歡喜而願爲他的入籍的民了！」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

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註「真能實行這五項，則鄰國的民，仰望他如同父母了。率領着他的子弟是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即是受了上天的使命；然而不王天下的，絕對沒有呢！」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

財用不足。註孟子說：「不信任仁賢的人，（則仁賢去。）而國家空虛；沒有禮義，則上下亂而國危；沒有政事，（如農事牧畜蠶桑的保護提倡，山林洿池的節制等等。）則財用不足而

國家貧弱！」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

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註易是治，疇（音仇）是治好了的地。孟子說：「治理改良他的墾地；減輕了他的捐稅，人民可以富足了呢！食之以正當的時候，用之合

乎禮，則財物就用不盡了！」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翻昏暮是夜晚，菽是豆，粟是米。「人非有水火不能生活。夜晚敲人的門火是最普遍足用了，聖人治理天下，要使人有糧食，如水火的充足；糧食之充足如水火，則人民尙有貪私不仁的嗎？」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晝是白天，爾是虛字，于茅是去取茅草，宵（音

起，亟是急，乘屋是上房上去修理，播是種。滕文公問治國之道。孟子說：「人民的農事，不可以誤了呢！詩（邶風七月篇）說：白天就去取茅草，夜裏就紮成繩子，趕急修理好了房屋，過了年就開始播種百穀。」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

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翻「人民的常情，是有恆常的產業，即有恆常的心；沒有恆常的產業，即沒有恆常的心。若沒有恆常

的心，則放蕩乖僻，恣邪淫侈，無所不爲了！及至犯了罪，然後刑罰他，這是罔陷人民呢！何能有仁人在君位，罔民的事，而可以作呢！」**是故賢君，必恭儉禮**

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陽虎是魯國季氏的家臣。（爲人好富，而不好仁。）「所以賢明的君，必然恭敬節儉，以禮待臣下。取人民的財，有一定的限制。陽虎曾說：『求富就不仁了；求仁就不富了！』」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

者，藉也。夏后氏即夏朝，殷即商朝。夏朝每夫授田五十畝，而定一個平均的稅率；（貢。）殷朝每夫授田七十畝，而按井田的法子，使八家共助耕中心的公田；（助。）周朝每夫授田百畝

，而抽取十畝之所得以爲稅。（徹。）其實都差不多是十分取一。徹者即是抽取；助者，即是借民力種公田呢！」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

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

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

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

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龍子是古人名，校是計，狼戾（音力）是多的，隨處皆

是，盈是滿足，陷陷（音係）是恨視，稱貸（音代）是舉債借貸，稚（音秩）是年幼的。龍子說：「治理土地，最好是助法；最不好的是貢法。貢是計算幾年之中，農產收穫的平均數，以為永久的稅率；年景好的時候，糧米多的狼藉滿地，多取些也不算暴虐，而少取之；饑荒的年，即肥料的資本還不夠，而必收足了稅率。君為民的父母，而使人民恨視着，將一年勞苦之所得，不能養他的父母；又須借貸了來以添足了稅數，使老幼餓死而轉入於溝中坑中，何在其為人民的父母呢！」**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註）至於有功於國家的，世世有俸祿入。）滕本來已施行了。」**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註）詩上說：下雨在我們公田裏，遂着也下到我的私田裏。惟行助法，纔有所謂公田。從此看來，雖周朝也是用助法呢！」**設為庠序**

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註）養是教育，射（音釋）是宣導。設立庠序學校以教育人民；庠

即是養育；校即是教化；序即是宣導。夏朝名曰校；殷朝名曰序；周朝名曰庠；學字則三代通用。（我們現代取學字及校字連之，故曰學校。）皆是以講明為入之道呢！」**人倫明**

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人倫修明於上；小民親睦於下，有王者興起，必來取法則，這是爲王者的老師呢！詩上說：周雖是一個舊國，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却是新的。這是說的文王呢！子（你）力行這些仁政，也來革新你的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是滕國的臣，經界是分田畫界，汙（同汚）吏是貪贓的官吏。滕文公使畢戰來問孟子井田的辦法，孟子說：「子（你）的君將要行仁政，選你來主持，你務必努力作去！這井田的仁政，必從分地畫界作起：畫界不正，井田不均勻，則所得的穀祿有多有少，而不公平。所以貪暴的君，汚劣的官吏，必定輕慢畫界的事。（地畝無定，而賦稅可以多取。）經界既正了，則分給民地，制定官祿，可以坐着就定好了呢！」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

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翻壤地即是土地，君子是公務員，野人是田野的農人，卿是官名

，圭田是奉祭祀的田地，餘夫是尙未有妻室的少年。（譬如一夫受田百畝，除父母妻子外，尙有弟在十六歲以上，此弟即是餘夫。等他有了妻室，則照常授田百畝。）「隣國土地狹小，但也須有治理公務的君子；有耕種於田野的野人。沒有君子，則無人治理野人；沒有野人，則無人供養君子。請定郊外地方行井田的助法；郊內行十分之一的稅法，使他自已交納；自卿以下的官，（除了俸祿之外。）有他五十畝的圭田

，餘夫授田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則百姓親睦。翻徙（音洗）是遷地，「死了葬埋；或是遷地，都不出其本鄉。同鄉的人

相救援，這樣百姓自然就親愛和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翻「一方里爲

百畝；中心是公田，八家皆私有百畝，共同耕種公田。公家的事完了；然後纔敢作私田的事。這樣先公後私，就是所以別野人的分位呢！」**此其大略也。若夫**

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翻潤澤是修飾改正。「這不過是大略；至於如何修飾改正，使之合宜；則全在乎君與你了！」

統觀孟子所說仁政的大略，無非欲使人民皆有豐裕的生活；高尚的知識；敦厚的德性。即是利民生；啓民智；敦民德的三大宗旨。至其章則細目，則須按着時代地域的情形，隨時隨地而變通。所以說：「若夫潤澤之，」則在我們現代的人了！

第七章 與民同樂

孔子之道，是以「恕」爲根本。人類相與之間，只是一個「恕」字而已！「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韓詩外傳說：「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孟子師承孔子之道，又發揚之，光大之，而應用之。其說人君發言論，無不以「恕」爲根據。試觀本篇的七章，無不是「恕」的推演。「非戰惡殺」是說因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重義輕利」是怕上下交征利；「責君貴民」是說君如不君，則民非其民；「保民而王」是說推恩足以保四海；「暴民而亡」是說出乎爾者反乎爾；「仁心仁政」是說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不忍人之心，卽是「恕」的作用。因爲人皆欲生而惡死，故不忍見他人之死；人皆不欲其子之死，故不忍見他人之子死；此乃所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也！仁與恕本無分別。「仁者：己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亦無非推己以及人而已！所以孟子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本章專言與民同樂，其爲恕道，更何待言！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沼是池，顧是看，鴻（音宏）雁皆

是鳥名，麋（音迷）是似鹿的獸。孟子去見梁惠王，王站在沼岸上，看着鴻雁麋鹿說：「賢者也以此爲樂嗎？」孟子回答說：「賢者纔能以此爲樂；不賢的，雖有此也不能樂呢！」詩云：經

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

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臺是

文王的臺名，經是量度，營是計畫，攻是修造，囿（音又）是園，鹿（音憂）是母鹿，濯濯是形容肥潤，鶴鶴是形容潔白，於（音烏）物（音刃）是滿的樣子，偕是共同。詩上說：「起初創造靈臺，量度他，計

畫他，衆民修造他，不幾天就修成了。本來文王不要急，但衆民如親兒子似的，踊躍前來。文王在這靈囿裏，麋鹿馴善的伏臥着；鹿鹿極肥潤；白鳥極潔白。文王在靈沼上，沼池的魚在那裏跳躍。文王用民力修臺榭池，而人民反以爲歡樂。稱他的臺爲靈臺，稱他的沼爲靈沼；喜歡他有麋鹿魚鼈，古人與人民共享樂，所以能快樂呢！」**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湯誓是書經的篇名，時日是當時的太陽。（指夏桀，因爲桀見民叛，曾自說：我之在天下，如同日之在天上；沒有日還得了嗎？）害（音曷）是何時，女同汝。「書湯誓篇說：『這個太陽，何時滅亡了？我情願與你一同滅亡！』人民欲與他同亡，他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自快樂呢！」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

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莊暴是齊國的臣，樂字前

人解作音樂，但按下文，似統言一般行樂之事，庶幾是近於（治安。）莊暴見孟子說：「暴曾去見王，王告我好樂，我沒有能回答。請問好樂怎樣呢？」孟子說：「王如果好樂好到極處，則齊國就能近於太平

了！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

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國管是管，由（同猶）是如同。孟子另一天見着王，說：「王曾告莊暴以好樂，有

這事嗎？」王（羞慚）變了顏色，說：「寡人不是能好先王之所樂；不過是好世俗之樂呢！」

孟子說：「王如果好樂到極處，則齊國就庶幾乎治安了！現今的樂，無異於古時之樂呢！」

曰：可

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

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國王說：「這道理可以說給我聽聽嗎？」孟子說：「獨自樂其所樂；比與人共樂其所樂，那樣樂？」王說：「

不如與人樂。」孟子說：「與少數人樂其所樂；較與多數人共樂其所樂，那樣樂？」王說：「不如與多數人共樂！」

臣請爲王言樂。

國孟子說：「臣請爲王說說行樂之道。」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

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

也。

「鼙鼓樂之「樂」字音岳，鐘鼓管籥（音岳）皆是樂器，舉是管，蹙（音促）頰是皺眉，田獵（音列）是捕取鳥獸，羽旄（音毛）是旌旗之類的飾品。」譬如王在此擊鼓作樂：百姓聽得鐘鼓管籥的聲音，

皆憾恨不快，愁着臉，皺着眉的說：我王自己這樣的好作樂，何以使我們痛苦到此地步！父子流亡而不能相見；兄弟妻子也離散相失了。又如王在此打獵：百姓聽得王車馬的聲音，看見王羽旄的華美，皆愁臉皺眉的說：我王自己這樣的好打獵，何以使我痛苦到這樣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見；兄弟妻子都散失了。這種情形，沒有別的原因，就在王不求與人民同享快樂呢！」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

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

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如王現在此擊鼓作樂；百姓聽得王鐘鼓管籥的聲音，皆欣欣然有歡喜的顏色，而相告說：我們的王，大半沒有疾病

吧！否則，何以能作樂呢！又如王在此打獵；百姓聽得王車馬的聲音；看見王羽旄的華美，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着說：我們的王，大概沒有疾病吧！否則，何以能打獵呢！這種情形，沒有別的原故，只是因爲能使人民同享快樂呢！」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如王能與百姓同樂，則可以爲天下所歸了！」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

民猶以爲大，何也？

「齊宣王問說：『文王的園地，七十里見方；有此一說嗎？』孟子回答說：『在古書上有這樣記載。』王說：『這樣的大嗎？』孟子說：『人民還

以爲小呢！』王說：『我的園地方四十里，人民尙以爲大，是因爲甚麼呢？』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

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

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

亦宜乎。圃芻（音初）是草，藁（音僂）是薪柴，雉（音秩）是野雞，郊是都城附近之地，關是界口，雉捕兔的也可以去，與人民共同享受，人民以爲小，不也應該嗎？臣初至齊的國境，先問了國中的大禁令，然後纔敢進來。臣聽說：近郊的界口之內，有個圍園，方四十里。若殺了其中的麋鹿，與殺了人同罪。這樣是以方四十里的地，作一個大陷阱。人民以爲大，不也應該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

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昆夷是西方的小部落，獯（音熏）鬻（音育）是北方的大蠻族，句（音鈞）踐是越國的王，吳是國名。齊宣王問說：「交接鄰國

有正理嗎？」孟子回答說：「有，惟是仁愛寬宏的人，能以大國事奉小國。所以湯事奉葛；文王事奉昆夷。惟有智有識的人，能以小國事奉大國。所以太王事奉獯鬻；句踐事奉吳國。」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註「以大事小的，是樂於行天道的；以小事大的，是不敢違背天道的。」（孟子曾說：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樂天的，能以

保有天下；畏天的，能保全其國。（保其國，是以小事大的原則，所以惟智者爲能；倘若不能保其國而事大，如六國之事秦，南宋之事金，則直是誤國賣國，何保國之有！）詩上說：「畏天的威嚴，在此時能以

保守安全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註王說：「這真是偉大的言論啊！」但是寡人有個毛病，寡人好勇

。（所以不能事大或事小。）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

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註孟子對答說：「請王不要好小勇；譬如手撫着劍，怒目而視說：『他何

敢敵當我呢！』這是一個常人的勇，敵對一個單人的呢！請王好大勇。」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註赫（音黑）是發怒的樣子，爰是於，旅是軍隊，遏是止，徂是往，（或謂是國名。）莒是國名，（或謂當作旅。）篤是厚，祜（音戶）是福。詩上說：「王赫然震怒，於是整頓他的軍旅，以阻止往

伐豳國的人；以鞏固周國的福；以揚威於天下。」這是文王的勇呢！文王一發怒，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

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釐寵是特尊，衡同橫。」唐上說：「天降生下民，爲他立一個首領，爲他立一個導師。是說：教他幫助上帝。所以光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都是我的責任。天下何敢有黷越此心志的！」一個人（殷紂）橫行於天下，武王以爲自己的羞恥，這是武王的勇！而武王也是一發怒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

今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釐」如今王也一怒而安天下的人民；則人民只恐怕王不好勇呢！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是一個別宮的名，非是怨謗。齊宣王在雪宮中見孟子。王說：「賢者也有這遨遊宮苑的快樂嗎？」孟子回答說：「有。不

過人民不得安樂，就要非怨在上的了！」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

者。亦非也。

「不得此樂而非怨君上的，固然不該；但爲人民的君上，而不與人民同享快樂的，也不是呢！」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

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

「以使人民快樂爲樂的，則人民也以他的快樂爲樂；以人民的憂愁爲憂的，則人民也以他的憂愁爲憂。樂與天下同，憂與天下同，然而不爲天下所歸的。

決沒有呢！」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

南。放於瑯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齊景公是先前的齊君，晏子名嬰是他的相。轉附朝舞」

（音舞）皆是山名，遵是沿循，放是走到，瑯（音郎）邪（音耶）是地名，在今山東境內。「從前齊景公問晏子說：我願去遊轉附朝舞二山，再沿着海岸往南走，走到瑯邪。我有甚麼作爲，就能比於先前聖王遊

觀之盛呢？」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

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

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闕適是往，狩音受，省是察看，斂是收穫，諺（音宴）

是俗語，休是恩慶，豫是玩樂，度是法則。「晏子回答說：這問真好極了！天子往諸侯之處，名曰巡狩；就是巡查其所守之境。諸侯朝見天子，名曰述職；述職，就是述說自己的職務，皆是有事而出行。再就是春天察看人民的耕種，而補助不足的；秋天察看人民的收穫，而補助不能自給的。夏朝的俗語說：吾王不出遊，我如何能蒙恩；吾王不快樂，我如何能得助！一遊一樂，皆可爲諸侯的法則。」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謂謂胥讒，民乃

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謂（音倦）是疾視，胥讒（音殘）是相怨，

慝（音特）是惡，方命是違命，若流是無止無已。「現在不是這樣了！君出行則與師動衆；師行則須供給治辦糧食。餓了的不能吃飯；勞苦的不能休息，疾視而相怨，民於是作惡！這是違逆王命而暴虐人民，飲食無止而難以供給，流連荒亡的行爲，爲諸侯的憂患呢！」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

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

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順水往下遊去，而忘反回來，謂之曰流；逆水往上遊去，而忘了回轉，謂之曰連。田獵而沒有夠謂之荒；飲酒沒有夠謂之亡。」

先王沒有流連的逸樂，荒亡的行爲。唯君釋其所欲行之道呢！」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

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圍戒是告命，興發是賑濟，太師是樂官，說同悅，徵招，角招，皆是樂調之名，畜」

是愛。景公歡喜悅服，宣諭於全國，出城住於郊外。（以省視民間疾苦。）於是發倉廩府庫，以賑濟困窮，補助不足。召了樂官來說：給我作君臣相愛的樂。其樂：就是徵招角招調，其詩名曰：「畜君何尤！」（愛君有何罪過！）畜君就是愛君的意思呢！」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

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是天子東巡狩見諸侯的地址在秦山下；當時其地」

已屬齊國。而周天子亦久不巡狩了。齊宣王問說：「人皆說我可以拆毀了（這無用的）明堂：拆了他好；還是不拆他好呢？」孟子回答說：「這明堂是屬於王天下的人；王如欲行王天下之政，則不必拆毀了！」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癯獨。

人。哀此癯獨。

鰥澤梁是湖泊產魚之處，孥（音奴）是妻子家屬，鰥音關，哿（工可反）是可，莩（音瓊）是困苦。王說：「可以王天下的政事，能說給我聽聽嗎？」孟子回答說：

「從前文王治理岐地：耕者九分取其一分爲稅；公務員有經常的俸祿；關口上與市面上，只稽查而不征稅；澤梁產魚之處，人民可以自由往捕；一人犯罪，只刑罰他本身，不連累他的家屬。老而沒有妻的人謂之鰥；老而沒有丈夫的謂之寡；老而沒有兒子的謂之獨；幼年而沒有父親的謂之孤。這四種人，是天下窮困而無處訴苦的人。文王發施仁政，必先憐卹這四種人，詩上說：富人尚可；這些困苦孤獨的人，真可憐啊！」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

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鹽貨是財物，公劉是周朝的先祖后稷之後，餽（音候）是乾糧，橐（音托）囊（音皆）是袋，戢（音集）是安集，戚是斧，揚亦是大斧。王說：「這篇言論好極了！」孟子

說：「王如以為好，為甚麼不照着辦呢？」王說：「寡人有個病，就是貪愛財物。」孟子回答說：「從前公劉愛好財物。詩上說：『乃積穀於倉，乃包裹乾糧，盛在大袋小袋之中，想要安集人民，而光大國家。』

弓箭張開；又帶着干戈戚揚等兵器，於是方開始出行。」所以必在家的民衆，有積穀的倉；出行的民衆，有裹着的糧，然後可以動身出行，王如果好貨，能推及於衆民，於王天下有何妨礙呢！」王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

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

何有。。鹽亶（音胆）甫是太王的名，率是循順，詩（音虎）是水邊，姜女是太王的妃子，聿（音愈）是相率，胥是相，宇是住處，曠夫是空身不娶的男子。宣王又說：「寡人還有一個毛病，就是寡人

愛好女色。」孟子回答說：「從前太王好色，愛他的妃子，詩上說：『古公亶甫（因為避狄人之難。）早晨騎着馬走來，沿着西水的岸，到了岐山之下；於是與他的妃子姜氏，同來相看居住的地址。』當這時候，內沒有無夫的怨女，外沒有無妻的曠夫。王如果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衆民，則於王天下有何妨礙呢？」

聖人之道，是因人性而利導之，並不是反人性而禁抑之。所以好貨也無妨，好色也無妨，只要能推己以及人，便是聖人之道。所謂「人欲」，何嘗是惡！人必須自己有欲。然後纔能推至於他人。戴東原說：「凡血氣之屬，皆知懷生畏死。」因為已知懷生而畏死，所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假使人無懷生畏死之心，則見孺子之入井，豈不將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又何能有怵惕惻隱之心乎？所以所謂「人欲」，不但不是惡，而且是仁義禮智之所由生；綱常倫理之所由起。若人無飲食男女之欲，何能有夫婦父子之倫！所謂「禮」者，並不是要抑人之欲；正所以「養人之欲，給人

之求。」不過要使一人之欲，消極的不妨害他人之欲；積極的推其所欲至於衆人而已！

第二篇 正人心

第一章 崇正闢邪

欲救民救世，必須先救正人心。人心不正，則人類決不能相安；天下決不能太平！一般淺見者流，只看見有形的事物；不知有無形的人心。遂以爲世界之亂，國家之衰，皆是事物的問題。不知人心如壞，則任何事皆無成；任何物皆無用。李二曲說：「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起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

邪說之害，甚於洪水猛獸。這話是一點不錯的，因爲自然界，畢竟容易征服。在我們今日，自然界已不足爲人類的敵人；足以使人類滅絕的，只有人類自己的不正之心。他可以使人類自相殘殺，自相毀滅。所謂「人將相食」，他並且可以率自然之力（如兵器炸藥毒氣毒菌），以相殺，此所謂「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

孟子苦口婆心的力闢邪說，倡明正道，只是因為洞見危機之所在，深知非正人心，不能救天下呢！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公都子是孟子的學生，辯是爭論。公都子說：「外人都說夫子好辯論，請問是爲甚麼呢？」孟子說：「我何嘗是好辯論；我是不能不如此呢！」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氾（音犯）濫（音欄）是流佈，蛇龍皆是爬行動物，營窟（音哭）是洞穴，洚（音降）是無邊無涯。「天下自有生民以來很久了！經過一個太平的時期；就有一個亂的時期。」

常堯的時候，水因下流壅塞，往上倒流，氾濫淹沒了中國；中國成了蛇龍的居所。人民沒有安身之處；在窪下的地方，就在樹爲巢；在較高的地方，就住在洞穴之中。書上說：「洚水警戒我！」洚水就是大水呢！」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

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

土而居之。

阻菹（音拘）是草澤窪地，江淮河漢皆是水名。「使禹治這洪水；禹掘開水道，使他流到海裡去；驅逐蛇龍，將他們趕到大澤裏去。水從土地中間的道走，就是現在江淮河漢

等河流呢！危險與阻礙既遠離；害人的鳥獸也消滅了，然後人纔得在平地上居住呢！」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

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

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

下又大亂。

阻「堯舜既死了，聖人的道衰敗了，暴虐的君主，一代一代的出現。拆毀了民宅房屋，以其地爲池沼，使人民無處安身休息；廢棄了耕種的田地，以爲行獵的園囿，使人民不

得衣食；邪妄之論說，與野蠻的行爲又興起；園囿汙池沛澤多了，禽獸就來了。到了殷紂的時代，天下又大亂了！」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

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

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

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黽奄（音煙）是東方一個無道的國，飛廉是紂的佞臣，穢（音隆）是殺，犀（音西）是野牛，不（音披）是大，謨（音磨）是謀畫，承是

繼續，烈是光輝，佑是助，啓是開，咸是皆。「周公助武王誅討殷紂，征伐奄國，三年而討滅了他的君；追逐飛廉到海邊上面殺了他；滅了五十個無道的國。將虎豹犀象等猛獸，趕到遠處去，天下的民大喜。」

上說：「大有光顯啊！是文王的規畫；大能繼續啊！是武王的功烈。佑助開啓我們後人，皆得正道而無欠缺！」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

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

黽有作即又作，春秋是孔子藉魯史記以明正道理的書。「世風衰敗，正道將絕，邪妄之說，野蠻之行又興起！臣有殺他的君的；子有殺他的父的。孔子憂懼。作春秋以正綱紀；這春秋的褒貶，

是天子的事。所以孔子說：惟因這部春秋，可知我平天下之道；惟因這部春秋，可罪我無天子之位！」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

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

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

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團恣（音資）是放縱，處士是在野的士人，楊朱墨翟（音宅）同是周末創教立說的

諸子，公明儀是魯國的賢人，（或謂是曾子的學生，）息是滅，著是昌明，誣是欺惑。一聖王不出世；諸侯放縱自恣；處士任意立論；楊朱墨翟的話，滿了天下！天下的言論，不從楊；即從墨。楊氏只爲自己，不顧他人，這是沒有君呢！（君是代表國家或天下；國家天下代表民族或人類。）墨氏愛人，一律而無差等，這是沒有父呢！（父是象徵種類的繼續，與生生之道。）無父無君，是成了禽獸呢！公明儀說：「厩房裏有肥肉，馬房裏有肥馬；而人民有飢餓的顏色，田野裏有餓死的屍身，這是領着獸而吃人！」（邪說亦同虐政一樣爲害。）楊墨之道不息滅；孔子的道不能昌明，這是邪說欺惑人民，蔽塞了仁義呢！仁義蔽塞了，這也是領着獸而吃人；人也要彼此相害！」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團閑是護衛，距是防禦，放是驅除，易是改變。「我爲此憂懼」所以起而護衛先聖的道；防禦楊墨之說；驅除淫僻的言詞，使邪說不能興起。因爲起於人心

中，就爲害於人的行爲；發於人的行爲，就爲害於政事。即是聖人再出世，也不能改變我這話呢！」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

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

（音成）是防止，諛（音蔽）是不正。『從前禹制止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同

化了夷狄，驅除了猛獸，而百姓安寧；孔子作成了春秋，而亂臣賊子畏懼。詩上說：『戎狄是要膺擊；荆

舒是要懲止，則沒有敢敵當我的了！』無父無君的人，是周公之所攻擊的呢！我也是要救正人心；息滅邪

說；防止偏僻的行爲；除去淫僻的言詞，以接續三位聖人。豈是愛好爭辯呢？我是不能不如此呢！」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發言敵禦楊墨的，就是聖人的黨徒呢！」

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人乍聽其說，頗覺似未可厚非；然用心一想，則知其與人類不能並存。因爲如從楊氏之說，則人各自私自利，不顧他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以爲人人如此，則天下自安，而不知人類如不互助合作，則決不能生存。他無論矣，只試想人類無爪牙羽翼之利，倘不互助合作，將何以敵禽獸？倡「爲我」之說，真是「率獸食人」了！況說 *Kropotkin* 證明許多動物，皆知互助合作以生存；人如只知「爲我」，是並禽獸亦不如了，豈但「是禽獸也」！

從墨氏之說，則愛無差等，而完全斷絕了自利的心；自利的心，完全滅絕，則人的生機滅絕，人類尙何能存在！愛無差等，則失了天性的父子之親，沒有父子之親，則人類尙何以繼續！所以 *Spiroua* 說：「自利的心，是自存的天性之所必須有的，」滅了人類所恃以自存的天性，這也是「率獸而食人」，率人以自殺，是故後世的墨者，流爲輕生之俠，不當死亦死，不必死亦死，無益亦死，並其「鉅子」之命亦不聽！（事見呂氏春秋上德篇）「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鉅子之不見聽，不亦宜乎！墨者以爲不聽鉅子，而非之，豈不是「欲耀而耀售則慍」嗎！

所以「過與不及」同是罪惡；惟有中庸，方是至善！從孔子之道，則推己以及人，自利而利他，並且能權衡其輕重，以爲其所常爲。惟有如是，人類方能生存繼續！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是守，權是權衡，輕重而隨時變通，賊是害。孟子說：「楊子主張『爲我』，拔他身上的一根毛，而有利於天下，他也不肯爲；墨子愛無差等，即（拔了他所有的毛，）禿了頭以至於腳根，而利天下，他就作去。子莫持楊墨之中：執中近於正道了；但（中是隨時隨事而變，不是死在一處。）執中而不知權衡，等於執一偏。所以惡執一偏，是因爲他害正道。願這一方面，而廢了各方面呢！」

然而楊子是取「爲我」，以使天下自安，並非是故意亂天下；墨子救世的熱烈，尤爲人所難能！雖其道有所偏，其效必相反，然其心則可嘉，「其志則大矣！」至其信徒之中，更多有爲之士。所以孟子雖痛惡楊墨之道，而不深絕楊墨之人！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

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音立）是柵欄。孟子

子說：「逃出墨子的兼愛，必歸於楊子的爲我；再逃出楊子的爲我，必歸於儒家的正道。如他來歸，則收受他就是了！現今與楊墨辯的，如同這一個跑走了的猪；既已入了他的圈內，還再招呼不止。」

孔子之道，是人之安宅，人之正路，雖出入異端之士，亦終必來歸，因爲他立教，是順着天理人情，雖異端之士的行爲，亦嘗不自覺而入其範圍之中。所以墨者夷之，不能薄於其親；「反而求之，不得其心，孟子言之，於其心有戚戚焉！」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墨者是信從墨子者，夷之是人名，徐辟是孟子的學生。墨子之徒夷之，因徐辟介紹，而求見孟子。孟子說：「我本來

很願相見；但我現今還有病，等病好了，我即去見他。」夷子於是未來。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

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

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圖另一天，又求見孟子。孟子說：「我現在則可以見他了。但是不相糾正

，則道理不明顯；我且糾正他一下。我聽說：夷子是墨子之徒，墨者之辦喪事，是以薄爲正道的，夷子想用此以改變天下的風俗，豈能以此爲不是，而不以爲貴呢！然而夷子葬他的父母，竟然從厚，這是以他所賤的事親

了！」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

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

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

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地之

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圖赤子是幼孩，匍（音浦）匐（音伏）是爬行。徐子將孟子的話轉告夷子。夷子說

：「儒者說：古人治民，如同保育赤子，（見書經康誥）這語是甚麼意思呢？我（之）則以爲這是說愛一切的人，沒有差別等級；不過施行先從親屬起而已！」徐子將這話告孟子。孟子說：「夷子相信人愛他哥哥的兒子，就如同愛他鄰人的小孩嗎？康誥上這語是有所取意呢！是說：人民無知犯罪，如同無知的小孩，將要爬到井裏去，這不是小孩的罪呢！且天地生物，使之有一個根本；而夷子以人和我同等是兩個本呢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壘委是藁，蚋（汝衛切）是一種飛虫，姑是蠅，（虫名。）嘬（音瑞）是聚食，類（音桑

上聲）是額，泚（音此）是出汗，睨（音役）是斜着眼睛看，藁（音曠）是土筐，裡（音麗）是鏟，掩是埋。大概上古時候，嘗有不葬理他的父母的。父母死了，就擡起來拋棄在坑谷裏。改日從其處經過，看見狐狸野獸，在那裏吃其尸身；蠅蚋蟲類，在上面聚食。他額上不覺出了汗，斜着眼睛看了看，而不忍正視。

他這出汗，不是爲見人而慚愧；是心中真正不安，所以現於面目。於是歸家，帶着土筐土鏟而回來埋了。埋了誠然是對了！然則仁人孝子之埋葬其親，也必有其中的道理呢！

徐子以告

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憮然是茫然自失的樣子，爲間是片刻，命是指教。徐子將此話告夷子。夷子悵然有頃而說道：「孟

子已經指教我了！」

孔子並不是主張過分的厚葬。林放問禮之本。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孔子葬其親子，「有棺而無槨。」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請問這還可以說偏於厚葬嗎？其所以不忍過薄者，只是順人情之自然，求人心之所安而已！

三

戰國之時，諸子並起改制創教；奈其所見各有所偏，反人情物理之常。孟子懼人類之相率而入於歧途，所以獨崇孔子中正之道，力闢諸子偏激之說。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圃神農是上古最初教民耕種的聖王，許行是人名，踵門是走到門口，褐是毛布，（當時貧民所穿。）屨（音句）是草鞋。有個託言神農之說的人，名叫許行，從滕國來到滕國，走到門上而告滕文公說：「遠處的人，聽說君施行仁政，願得一居處而爲入籍的民。文公給他一塊地方居住。他的徒弟好幾十人，皆穿粗毛布之衣；捆草

鞋織席子以爲生活。」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

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是楚國的大儒，未（音累）相（音似）是農具，陳良的徒

弟陳相，與他的弟弟陳辛，背負着農具而由宋國到滕國，說：

「聽說君行聖人的政事，這也是聖人呢！願爲聖人的民。」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

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

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廩（音雅）是早飯，殮（音孫）是晚飯，厲是損害。陳相見了許行而大

悅服，完全捨棄了以前所學的，而改學許行之道。陳相見了孟子，述說許行的話說：「滕君誠然是個好君

；然而還沒有得聞大道！賢君與人民一塊耕地以爲食；自己作早飯晚飯而同時治國。現在滕國有倉廩以收

人民的米糧；有府庫以收人民的財貨，這是損害人民以自己享受，如何能算賢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

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

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

否。以粟易之。

甗冠是帽子，素是絲綢，釜（音斧）是鍋，甑（音贈）是瓦器，爨（音實）是點火作飯。孟子說：「許子必須種了糧食，然後吃飯嗎？」他說：「是！」「許子必須

織了布然後穿衣嗎？」他說：「不！許子穿毛褐。」「許子戴帽子嗎？」他說：「戴甚麼帽子？」他說：「素綢的帽子。」「是他自己織的嗎？」他說：「不是，用糧食換來的。」「許子爲甚麼不自

己織呢？」他說：「因爲怕誤了耕地。」「許子用鍋甑作飯，用鐵犁耕地嗎？」他說：「是的。」「他自己造的嗎？」他說：「不是，也是用糧食換來的。」以粟易械器者。

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

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

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厲陶（音逃）是作

瓦器的，冶（音也）是作鐵器的，紛紛是煩亂的樣子，憚（音旦）是怕。孟子說：「用糧食換械器用具，不算損害密匠鐵匠；密匠鐵匠，也是用他們的器械用具換糧食，豈能算損害農夫呢！且說許子爲甚麼不燒

鑄鐵，只在他家裏自造自用；爲甚麼要紛紛與各種工匠交易？怎麼許子這樣不怕煩呢？」他說：「各種的工業，本來不是能一面耕地，一面兼作的呢！」

然則治天下

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註「然則治理天下，獨可以一面耕地一面辦理嗎？天下有大人作的事；有小人作的事。且說一人之身之所需用的，各種的工業品皆有；如果必須自己造了然後能用，這是率領天下而走困路呢！所以說：有的人勞心，有的人勞力；勞心的治理人，勞力的受人治理；受人治理的奉養人；治人的人受人的奉養，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瀦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翻暢（音唱）茂是旺盛，繁殖（音值）是衆多，登是收成，備同通，敷（音扶）是設施，掌是管理，烈是燃燒，淪（音藥）是疏通，濟潔（他答反）汝漢淮泗（音四）皆是河名。「當帝堯的時代，天下尚未平定；大水旁溢，流佈於天下；草木旺盛，禽獸衆多；五穀不收，禽獸逼人；獸蹄印鳥爪痕的道，徧滿了中國。堯獨以爲憂，使舜設法治理。舜使益掌管用火；益燃起山林草澤而燒了他，禽獸皆逃走躲避了。禹疏通九河；治理濟潔，使之入於海；澗疏汝漢，排洩淮泗，使之流入於江；然後中國纔得着吃飯呢！當這時候，禹八年在外治水，三次走過他的家門，而無暇進去；雖願耕地，能得的到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翻后稷是農事之長，（堯時）契爲后稷。稼穡（音色）是耕種收穫的農事，樹藝是種植，逸居是閒居，契是人名，司徒是教化之長，放勳是帝堯的稱號。「后稷教人民以農事，種植五穀；五穀成熟，而人民得養。凡人的性質，吃飽了，穿

暖了，開居而無教化，則與禽獸差不多！聖人以此爲憂，使契掌管教化，教民以爲人之道；父子有愛心，君臣有義氣，夫婦不混雜，長幼有次序，朋友有信實。堯說：「對於人民，一要獎勵他，誘掖他，匡正他，矯正他，輔助他，扶持他，使他自得爲人之道；又從而振興他；並加恩於他。聖人憂慮人民到這樣子，還有開功夫耕地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

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禹以不得舜以治天下，爲他自己的憂慮；舜以不得禹皋陶爲他的憂慮。（以天下不治爲己憂。）以田地不治爲己憂的，是農夫呢！」分人以財謂之惠。教

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蕩蕩是大，巍巍（音物）作惠；教給人爲善叫作忠；爲天下得賢能的人叫作仁。所以將天下給人是容易的；爲天下得人是難事！孔子說：『偉大呀！堯的爲君！惟獨天偉大，惟堯以之爲法則；蕩蕩然民不能以言詞形容！不愧爲人君的是舜啊！巍巍乎！有了天下還覺着不算甚麼！』堯舜治天下，豈是無所用心呢？只是不用於耕地而已！）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

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

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圖夏是中華文明之邦，夷是野蠻之族，產是生，倍是背叛。「我聽說有用中華的文明，變化野蠻的人的；沒聽說有反為野蠻人所變化的！」

陳良生在楚國，悅服周公孔子的道，到北方來求學於中國；北方的學者，沒有能及他的，他真算才德出衆的人呢！你們兄弟，隨從他好幾十年；他死了，就背叛了他！」

昔者孔子

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

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

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

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圖任是行孝，嚮同向，塲是墓地，暴（音瀑）

是晒，皜皜（音稿）是純白，尙是高。「從前孔子死了，三年之喪畢，門人整理行裝，將要歸去。進來作揖，向子貢告辭，彼此相對而哭，皆哀痛失聲；然後各自歸去。子貢反回來，在墓地上修一座屋，獨自住了三年，然後歸去。有一天，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狀貌風度，有點像孔子，欲以師事孔子之禮事他；強約曾子，曾子說：「不可！孔子道高德純，就如同以江漢的水洗了；以秋天的日光晒了；皜皜乎任何人也

能及！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膺（音決）是鳥名，喬是高，魯頌是詩經篇名。「現在這南蠻說話的不同呢！我聽說有出於幽暗的山谷，而遷移到高樹上去的；沒聽說下了高樹，而遷入幽暗之谷中去的。」魯頌上說：「戎狄野人須排擊；荆舒蠻民須防止！」周公正要排擊他；而你去學他，也算不善於改變了！」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即價，僞是虛詐，縷（音呂）是線，絮（音序）是綿。陳相又說：「從許子治國之道，則物品的市賈沒有兩樣。國中沒有僞詐，雖差一個五尺高的（古時尺小。）孩子，往市上買東西，也沒有人欺誑他。布與綢子長短相同，價就相同；麻線絲綿分量相同，價就相同；五穀多少相同，價就相同；鞋的大小相同，價就相同。」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

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

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師徒（音

倍，什是十倍，伯是百倍。孟子說：「物品之好壞不齊，是物自然之情；或者相差一倍五倍；或相差十倍百倍；或相差千倍萬倍，你強比之使同，這是亂天下呢！大鞋小鞋賣一樣價，誰還肯作大鞋呢？從許子的學說，是率領天下以爲虛僞，如何能治國家！」

許行之說，經孟子痛駁，已無存在之餘地。但直至今日，仍有一般世人，只能見有形的事物，不知有無形的事功；以爲只有勞力的是生產者，而勞心的皆是消費，而爲社會之靈，持這種議論的人，是忘了文化對於人類的重要；負了其所受於文化的恩惠。孟子藉公孫丑與彭更之問，對此又申明了一番。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公孫丑是孟子的學生，素餐是空吃飯。（無功受祿。）公孫丑問：「詩上說：『不自吃人的飯。』君子之不耕田而食祿，是爲

甚麼呢？」孟子說：「君子住在這國中，其君若是用道，則可以安其國富，而保其尊榮；國中子弟如從他學，就能孝悌忠信，成爲有教化的人。不白吃飯，還有更甚的嗎？」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彭更是孟子的學生，泰是過甚（享受過分）

數千輛車；從者有數百人，處處受諸侯的供養，不也太過分嗎？」孟子說：「如不合正道，則一簞飯，也不可受之於人；如合正道，則舜受堯的天下，也不算過分，你以爲過分嗎？」曰：否。士

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

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

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

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音現）是有餘，梓（音子）匠

更說：「不是這樣說；但士人沒有事而吃人的飯，不可以呢！」孟子說：「你若不互通人所作的功，交換人所成的事，以有餘補不足的，則農人有吃不了的米，女人有用不了的布，你要彼此交通，則木工車工，

皆可以得飯吃。於今有一個人，在家孝父母，出外事長上，保存先王的文化，以等待後世來學的人，而不得你的飯吃。你何以尊木工車工，而輕視行仁義之道的呢！」

曰。梓匠輪

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

食功乎。曰。食志。翻彭更說：「木工車工，他們的目的要求食的；君子之行道，其目的也是求

就給他飯吃好了！且說你是爲他的目的而給他飯吃呢；還是爲他的功而給他飯吃呢？」彭更說：「爲其目的。」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

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

也。翻墁（音慢）是牆上的粉飾。孟子說：「現在有個人，毀壞了房上的瓦，畫壞了牆上的皮，他的目的

是要求食，則你給他飯嗎？」彭更說：「不！」孟子說：「這樣是你並非因其目的而與之食；仍是因功而與之食呢！」

四

孔孟之道之所以異於諸子，只是「中正」與「偏激」之分而已！試看孟子所關

的諸家，皆不外「過與不及」之論！

周末的諸侯，濫取於民。魯哀公已取十分之二的稅，猶以為不足；及至戰國，更不知重至何種程度！孟子主張薄稅歛，以什一為通例；倘諸侯果能實行，則亦可國治民安矣！而竟有白圭者，聲稱欲二十取一，可見偏激之士，所在多有。「嗜欲可忍，飲食可薄，而中庸不可能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史記》載白圭，薄飲食，忍嗜欲；善觀時變，因以致富；或謂此係另一白圭。白圭說

：「我欲減稅至於極薄，只取二十分之一，怎麼樣呢？」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

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

貉（音莫）是北方游牧的民族，幣帛是禮物，饗飧是宴客。孟子說：「你所欲行的法子，是貉人的法子呢！譬如萬戶的國都，只有一人作瓦器，可以嗎？」

他說：「不可，器皿不夠用呢！」孟子說：「貉地氣候寒冷，五穀不生，只有黍還可以生，沒有城郭房屋，沒有宗廟祭祀的禮，沒有諸侯朝聘送禮宴客之需，沒有各種的官吏員司，所以二十取一，就夠國家用呢。」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現今我們居於文明的中國，去了人與人相與之間的事，沒有君長或辦公務的人，如何可以呢！作陶器的人若太少了，尙且不能以爲國；况說沒有治民的人嗎？欲輕於堯舜之道的，也就是一個小貉人；欲重於堯舜之道的，也算是一個小夏桀呢！」

凡文明的國家，對於公私財用的分配，須有合理的比率。如人民所担任的國用過少，則如何能養公務人員？如何能辦公共事業？白圭或欲恃其貨殖所得，以爲財源；因爲他「善觀時變（善於投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然如以此道行之本國，則仍是間接取之於民；如行之外國，則又是以鄰爲壑了！（如今歐洲某小國，專恃外人前來聚賭之資，以爲國用，故其民可以無稅賦。）白圭之誤，在只知有他自己的小區域，而忘了其外的世界，「其去王也遠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壘丹是白圭之名，愈是勝過。白圭說：「我治水比禹還好。」孟子說：「你錯了，禹治水是順水之性，所以禹以四海爲洚水之坑；而今你以鄰國爲洚水的坑。水倒流謂之洚水；洚水即是洪水呢！這是仁愛的人之所恨惡的，你太不對了！」

五

中正之道難行，偏激之道易生。所以在橫征暴斂的時代中，而有主張過於薄稅的白圭；在貪污卑劣的世界上，而有行爲過於清高的陳仲子。清高何嘗不好！但如拘執小節，不行大道，作無必要的苦行，求不可能的操守，則有何功於世，何德於民？這是孔子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由此更可見道之不行，是因爲「賢者過之，而不肖者不及；」「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

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

後耳有聞。目有見。

匍匐是齊國的名將，陳仲子是齊國的名士，於（音烏）陵是地名，蟪（音曹）是蟲名。匡章說：「陳仲子豈不真是個廉潔之士呢！住在於陵，三天沒有吃飯，（也不苟取於人。）以至於耳目失了知覺。井上有穎（無主的）李子樹，蟲已將李子吃了多半了。他爬到其處拾來吃。咽了三口，然後耳目纔恢復了知覺！」

孟子曰。於

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

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

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

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巨擘（音臂）是大手指，卽出衆的意思，蚓是蚯蚓，（土中的

虫。）槁壤是乾土，黃泉是地裏的水，伯夷是古時至義的人，盜跖是古時至不義的人。孟子說：「在齊國的士人中，我必以仲子爲出衆的人！雖然，仲子何能成其廉！如要完滿仲子的清操，必像蚯蚓纔可以呢！

蚯蚓在地上吃乾土，在地下喝泥水。（與人絕無關係。）仲子所住的屋：是義人所修的呢；還是不義的人所修的呢？他所吃的糧米：是義人所種的呢，還是不義的人所種的呢？這是未可知的呢！」

曰。

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音壁，纊，音虛，是治麻線，匡章說：「這有甚麼要緊呢！他親身織草鞋，他的妻紡麻線以換來的呢！」）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頰頰曰：惡用是醜醜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醜，是其兄之名，蓋是地名，或謂戴蓋是乘軒，豪華之意。）頰是贈，頰（音貧）頰（音促）是鵝眉，醜醜（音亦）是鵝叫的聲音，哇（音蛙）是吐出。孟子說：「仲子是齊國的貴族，他哥哥戴蓋地的俸祿一萬鍾。（六石四斗爲鍾。）他以其哥哥的祿爲不義的祿，所以不肯享受；以他哥哥的房子爲不義的房子，所以不住。避他哥哥，離開母親，而住在於陵。有一天回家，正有人送他哥哥一個活鵝；他自己皺着眉說：要人家這醜醜的鵝作甚麼呢？另一天，他母親殺了這個鵝給他吃了；他哥哥從外邊回來說：這就是醜醜的肉呢！他出去吐了出來。」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

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覬而後充其操者也。註「母親給他的食物就不吃；其妻給他的食物就吃。哥哥的房子就不住；於陵的房子就住。這還算能完全他所操持之類嗎？（其行爲不免矛盾。）像仲子這樣，必須爲蚯蚓方能全其清操呢！」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羹可哉。註孟子說：「陳仲子如不合正道而給他齊國，他也不要，人皆信他大義如此；其實仲子之操，只是捨棄一簞飯一碗湯的小節；而世人以爲大的不得了！他（辟兄離母，逃入絕

世。）失了對親族國家的大義，只因他在小事的清廉，而信他的大義，如何可以呢！」

第二章 存心養性

「性善」之論，是孟子學說的中心，亦是時人及後人爭辯的焦點。倘如這個問題，也是一種「堅白同異」的詭辯，則是「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我們又有何注意的必要？無奈這個問題，關係非常重大！這是聖人立教的基礎，衆人立身的根本；這是天下如何太平，人類如何進化的關鍵。孟子「豈好辯哉？」實是「不得已也！」

如「性本是惡，心本無善」，則聖人之立教，必須反天下之心，逆人類之性；而我們欲爲善人，亦必先戕賊其性，滅棄其心；如果這樣，則人類前途，絕無希望；天下之事，真可悲觀矣！如「性無善無不善」，則禮義只成了「聖人之僞」，而完全失其根據；因爲既係人爲，則何不可爲？倘有何正道與邪說之分？如「有性善，有性不善」，天生如此，人無可爲；則一切教化教育，根本無用，倘有何存在的理由！

以上各說皆非，則只有歸於孟子之一途，承認善心善性，爲人所固有；而存心養性，

在人之努力，聖人立教，只須因人所固有，而擴充發展，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告子是與孟子同時的學者。）

（公都子說：「告子說：人的本性，本沒有善或是不善。又有人說：人的性可以爲善，名不害，是孟子的學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

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象是舜的弟弟，瞽瞍是舜的父親，爲人皆甚惡，微子啓，王子比干，皆是殷朝的仁人。）

（或有人說：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不善，所以以堯爲君，而有凶暴的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至善的舜；以紂（爲弟，）爲姪，又爲其君；而有仁

實的微子啓、王子比干。）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

善。非才之罪也。

孟子說：「人性自然的常情，本是可以爲善的，這是我所謂善的性善呢！至於人之所以爲不善，並非他的本質之罪呢！」

惻隱之

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之耳。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鑠（音朔）是化。（如用火融化金類，自外漸化。）「哀憐不忍的心，是人皆有的；羞恥惡辱的心，是人皆有的；恭敬他人的心，是人皆有的；分辨是非的心，是人皆有的。哀憐不忍的心就是仁；羞恥惡辱的心就是義；恭敬他人的心就是禮；辨別是非的心就是智。仁義禮智，不是自外而化我們；是我們本來有的，只是我們不想就是了！所以說：只要求尋，就得到了；棄捨了，就喪失了。人的善與不善，相差或至一倍五倍，以至於無法計算者，是因未能充分發展其本質呢！」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蒸是衆，則是原則，或自然之性，衆是持或是受，夷是常，懿（音宜）是美。「詩上說：「天生衆民，有一

物即有其自然之法則；人所秉受的常性，即是愛好美德！」孔子說：「作這篇詩的，是知道真理的呀！」所以有一物，必有一物的法則；民所秉受的常性是善，所以愛好美德！」

人類由野蠻而進於文明，而文明之進步不已，此皆自然之勢，非有外力迫之使然也！苟非性善，則文明何由生？生又何能長？歷史豈不將倒演乎？現世之所以尚有罪惡者，不過此善性尚未發展完全，尚未止於至善耳！聖人之爲仁義，只是順人之性，繼續發展而已！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捲。

杞柳是枝條柔軟的樹木，柎（音杯）捲（音全）是用木條編的器皿。告子說：「人性如同杞柳，義理如同柎捲；以人性爲仁義，如同用杞柳作柎捲。」

孟子曰：

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柎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是傷殘，賊是害。孟子說：「你能順杞柳天生的本

性，而造成柶樁嗎？是要殘害了杞柳，然後纔能造成柶樁呢！若是要殘害杞柳以作柶樁，則也要殘害人以為仁義嗎？引着天下的人而反抗拒絕行仁義的，即是你這話啊！」

聖人之道，所以有今日之禍，即因後儒強分天理人欲，而置之於敵對的地位！不知設天理以制欲，猶築壩以防川，使人視仁義為畏途，認禮教為苛法；一旦堤防潰決，則人欲橫流，而不可收拾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所以然之情理。利是順。因勢利導。孟子說：「天下論性的，講求其自然之理就是了！自然之理，以順之為原則。」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

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一般智者之所以可惡，因為他們穿鑿矯揉；（不順人性之自然。）若這些智者，能如禹之行水，則智又有何不好處呢！禹之行水，是順其自然，無所用其造作；若這些智者，也能不造作，則其智慧真算大了！」

天之高也，星辰

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然這樣的高，星辰雖這樣的遠，若求其自然的

定律，則即千年外日至的度數，（如日南至即冬至。）可以坐着就測算的出來呢！」

這就是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音團）水是一團水。告子說：「人性如

同一團水：引他向東方就往東流；引他向西就往西流。人性之不分善與不善，如同水性之不分向東西呢！」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

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

有不下。（音搏）孟子說：「水誠然無分於東西，但也不分上下嗎？人性之向善，就如同水性之向下；人沒有不向善的，水沒有不向下的！」今夫水搏而躍

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

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音搏）是用手擊，頽（音桑上聲）是頽，激是衝。譬如這水，用手擊他，

使他濺起來，可以高過於頽；衝激他往上行，可使他走到山上。這豈是水的本性呢？是外力迫之如此呢！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質也是同此！」

如性誠決諸東則東，決諸西則西；試問人何以叛桀紂而從湯武，何以捨楊墨而歸孔孟？其有助桀紂以爲虐，從楊墨以行偏的，乃時勢激之使然；終不過是暫時的少數的。我們如以歷史的眼光，從長久處看，從全體上看，則自見人類之向善，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粢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耨類是善良，（或謂是依賴。）殊是分別，陷溺是害，粢（音卑）麥是大麥，播是佈，耨（音憂）是覆蓋，磽（音敲）是瘠薄。孟子說：「豐收之年，子弟多善良；凶荒之年，子弟多狠暴，不是天生的才質不一樣，是因爲環境害了他的心，所以如此呢！今如大麥，佈了種子而覆蓋好了，地方相同，種的時候又相同，苗子一齊發生出來，到了應熟的時節，皆都熟了。就是有收成的不同，只因土有肥瘠，雨露的滋潤，人工的培養不一樣呢！」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耨「所以凡是同類的生物，其本性皆是一樣的；爲甚麼

單獨於人類就疑其不同呢？
聖人與我們是同類的！」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簣也。

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屨(音愧)是土筐。所以龍子說：「不知人腳的尺寸而作鞋，我知道他也決不能作成一個土筐！」鞋之相似，是天下人的脚皆相同呢！」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

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

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

耆即嗜(音示)是愛好，易牙是古時善於調味的人，期是以爲標準，子都是古時貌美的人，姣(音較)是美。「口之對於滋味，有同樣的嗜好：易牙，是

先得着我口之所好的。若是易牙的口之對於滋味，其性與衆人兩樣，如同犬馬之與我不同類的，則天下愛吃的爲甚麼皆從易牙而調味呢？對於口味，天下皆以易牙爲標準；可見天下之口是相似的呢！就是耳也是這

樣：對於聲音，天下皆以師曠爲標準，可見天下的耳是相似的呢！就是眼也是這樣；對於子都，天下沒有不知他貌美的；不知子都貌美的，除非是沒有眼的呢！」故曰：口之於

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

我口。鬪芻（音廚）是食草之畜如牛羊，豢（音患）是食穀之畜如豬。「所以說：口之於味，有共同愛吃的；耳之於聲，有共同愛聽的；目之於色，有共同以爲美的；至於心，獨沒有同以爲是的嗎？

心之所同以爲是的，就是真理與正義；聖人先得我們心之所同以爲是的，所以理義之合我心，如同美味之合我的口！」

荀子言性惡其所持之理由，不外聖人明王之制禮義，乃因人之性惡，然而人性既惡，世間尙何能有聖人明王？卽有聖人明王，又如性惡之衆生何？世人之能尊崇聖人，服從明王，正是其性善之鐵證，所以說：「世有伏羲，不能使鳥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燧人，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火化之利。」這卽所謂：「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如人性本不善，則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

荀子見世人之陷溺，遠禽獸不遠，而提出一最高理想的人格，以求全責備於衆生，故覺其性惡！孟子反是。見其所以異於禽獸，而有聖賢之萌焉，故知其性善。「知幾其神乎！」孟子之謂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是齊國都城附近的山，萌蘖（音孽）是萌芽，濯濯是他鄰近大國的都城，所以被斧斤砍伐完了，還可以美嗎？他白天晚上之所生長，受雨露之所潤澤，不是沒有萌芽生出來；而牛羊又隨着吃了，所以像這樣的秃光呢！人見他秃光，以爲不會有木材，這豈是山的本性呢！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

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楛亡之矣。楛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醜幾希是不遠，楛（音攪）是擾害。」就是存在於人的，豈是沒有仁義的心呢！他所以間之所生息的，平且清明之氣，（其良心大半恢復。）其好惡與人本性已相去不遠；而他晝間所作種種的事，又將這點良心擾害磨滅了！如此擾害之不已，則其靜夜所恢復的清明之氣，不足以存在；夜氣不足以存在，就離禽獸不遠了！人見他似禽獸，而以爲未曾有善的才質，這豈是人天然的常情呢！」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醜」所以如果得着保養，無物不發育生長；如果得不着保養，無物不消失滅亡！孔子說：「持守之就存在；捨棄了就亡失，不覺其出入之時，不知其居留之處。」就是說的這心啊！」

孟子之教，以「發展」二字爲中心，最合於進化的原理。試觀宇宙間的一切，無一非漸次發展而成。人類由一單細胞生物，漸進而爲萬物之靈；吾人之身，亦由一單細胞，

漸長而成七尺之軀。推而至於一族的文化，亦須經千百年的發展；一人的教育，亦須經十數年的栽培。這皆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孟子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爲仁義禮智之端，而令人擴充發展之，所以說：「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說：「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倘若不能擴充，反去鑿喪，以至於無所不忍，無所不爲，則又是禽獸矣！此所謂「操則存，捨則亡！」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子說

：「人與禽獸不同之處，只是很少的一點；衆人都失去了，君子則保存着！」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也。

舜明白衆物之情，看出爲人之道，是以日常生活的事，由仁義而行；並非另外去行仁義的事！」

仁義並非單獨存在之物，人倫不外飲食男女之欲，求其欲而由其道，即所謂善人的善性，即是食色之性，並非另有仁義之性。凡事由仁義而行，並非另有仁義之事。所以明於庶物，則能察於人倫；乃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其能由仁義行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哀哉。孟子說：「仁就是人的本心；義就是人的正路。捨了正路不走，失了本心而不知追求，真可哀痛呢！」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

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有雞犬走失

了，就知到去追求尋找；而本心失了，則不知追求。學問之道沒有別的，只是求其失去的本心就是了！」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

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是手的第四指，屈是曲，信即伸。孟子說

：「今如有第四手指，屈曲而伸不開了，也並非疼痛礙事；若是有能爲之伸開的，就不嫌秦楚的路遠，而去治療，爲的是手指不若完全的人呢！」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手指不若完全人，則知羞惡；心不若完全人，則不知羞惡，

這是不知輕重大小之比呢！」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翻拱是兩手合圍，

把是一手所握，桐梓皆是樹名。孟子說：「兩手或一手可握的小桐梓樹，人若是願欲他生長，皆知怎樣培養他；而至於己身，則不知怎樣培養，豈是愛己身還不如桐梓樹呢？是太不思想了！」

孟子不憚煩勞，反覆的辯證人性本善，而善心爲人所固有，無非欲人知其性而盡其心，存其心而養其性。我們看了以上的幾節，亦可以洞見孟子講性善的苦心！他哀痛世人之陷溺而不自知，欲使其覺悟而自拔，豈是要高談心性的玄理呢！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翻孟子說：「人對於他的身體全部愛，全愛則全要保養；沒有一尺一寸的肌膚不愛的，則沒有一尺一寸的肌膚，不要保養。若欲

知其善或不善；豈有他法呢？只是看他自己所擇取而養的部分就是了！」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

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人身之各體，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有關係大的，有關係小的。不可以關係小的，害了關係大的；不可以不重要的，害了重要的。保養小體的爲小人；保養大體的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

棫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場師是管林場的人，梧（音吳）是梧桐樹，檟（音賈）是梓樹，棫（音二）棘（音寄）是酸棗樹，狼疾是錯亂。」今如有個林場的技師，舍了他那可貴的梧檟樹，而養其不成材的酸棗，則是一個壞場師了！保養一個手指，而喪失了肩背還不知道，則是一個神經錯亂的人了！只圖飲食的人，則人皆看不起他，因為他只知道養口腹的小體，而失了人格的大體。若飲食的人，無失於人格，則口腹豈但是爲尺寸的肌膚呢？（是爲養全身呢！）」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公都子問說：『同皆是人；或者爲偉大的人；或者爲卑小的人，爲甚麼呢？』孟子說：『

從其大體，（以中國爲一人或以全人類爲一體。）卽是大人；
從其小體，（以一家一身或身之一部爲個體，）卽是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

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
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

已矣。聞公都子說：「同皆是人；或有從其大體的；或有從其小體的，爲甚麼呢？」孟子說：「耳目的
器官，各有所司，不能思及全體，所以蔽於物而不能通徹，與外物相交，則感受之而已！心的器

官，則能思想；思則能得全體的眞像，不思就不能得，這是天所給我們的
本能。先立於大體的觀點，則小的就不能奪移，這就是所謂大人呢！」

Will Durant 說：「我們要知道大的事物是大的，小的事物是小的，——趁着現

在尙未太晚；我們現在看事物，卽應看透了事物永久的眞像！」如果看不透，則不免以
小害大，以賤害貴，養小體而爲小人。我們要知道所謂「我」者，並不是身體的一部，而
是全個的身體。由此可喻全人類方是整個的大「我」，而個人之身，只是此大體的一

部。我們的耳目蔽於物，所以不能見全體；如同我們在一大船中，而不能見全船。但我們的心，可以想像的到；我們不思則已，思則得之；然後知我們的心，於天地相通；我們的性，包括宇宙！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孟子說：「萬物之情，皆備於我身；反求諸

身而真誠，快樂大極了！（不誠則無物。）」**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力由恕道以行事，（推己以及人。）自然就合於仁道了！」

所以孟子說：公劉好貨，則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孟子說：「充分發展他的本心，就是知道他

的本性了；知其本性則知天！（天即是自然之道，或宇宙的真理。）」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其本心而勿失，養其本性而勿

害，即所以行天道呢！」**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是短命而死，「壽」是長命而活，「俟」是等待。」「短命或長壽沒

有兩樣。現在活着就要盡正道，這就是生存之道呢！」

能盡其性，則能與天地參，而與天地無終極，**夭壽**尚有甚麼兩樣！我們個身只是一個小生命，宇宙是一個大生命，我們要「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所以 *Spinoza* 說：「至善之道，即能知我們的性，與大自然（天）相通，我們之身，只是一個大體的一部，我們有死，而此大體無盡！」

第三章 決疑辨惑

孟子欲正人心以救天下，既斥闢偏邪的異說，又辯正心性的真理。然猶以爲「託諸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乃尙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等的行事，以明先聖先王的心志，而除時人弟子的疑惑。蓋年代久遠，傳聞不免異辭，記錄未必皆確。所以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說詩者不以文害辭，加以「齊東野人之語」及「好事者之所爲。」益使是非混淆，真僞難分。孟子起而正誤指謬，決疑辨惑，而尤應注意者，是其藉先聖之事跡，說自己的抱負，藉前代的問題，示後世以正道，觀以下數章，可見一斑。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團萬章是孟子的學生，伊尹是商湯的相，割烹是廚師作菜之事，要（平聲）是干求。萬章問說：「人有說：伊尹借着調味作菜，以求悅於湯，有這事嗎？」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

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

一介不以取諸人。

圃有莘（音心）是莘國，駟（音四）是四匹馬，介是草芥。孟子說：「不是正道，則給他天下的富貴，他也不顧，列着千駟的馬，他也不看；若不合正理，不是正道，則一根草之微也不給人，一根草之微也不取於人！」

湯使人以幣聘

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吾豈若處畎畝之中，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圃幣是財帛禮物，聘是請，囂（音消）是淡然的樣子，畎（音犬）畝是田野。湯使人拿着禮物去聘請他。他淡淡然說：我要湯的禮物

作甚麼呢！我那如住在田野之中，作一個農民，而樂堯舜之道呢！」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

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便是君爲堯舜之君

哉？吾豈若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親身見之哉？

圃（音帆）即反。「湯三次派人去請他，他隨後反然改了主意，說：「與其我住在田野之中，在此自樂堯舜之道；我何如使這君成了堯舜的君呢！我何如使這民成了堯舜的民呢！我何如親身見堯舜之世呢！」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天生這人民，要使先知真理的，

教導尚未知的；使先悟正道的，喚醒尚未覺悟的。我是天民（人類）中之先覺悟的，我將以這道覺醒這些人民；我若不覺醒他們，誰覺醒他們呢！」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尹思念天下的人民

，若有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享不着堯舜盛世的幸福的，就像自己把他推入溝中一樣！他自己擔任起救天下的重任，至於這樣，所以就了湯的聘，而勸他伐夏救民。」吾未聞枉

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

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

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

書的篇名，（今亡。）牧宮是夏桀的宮，朕（音振）是我，（古人自稱。）載是開始，亳（音剝。）是商湯建都之地。」我沒曾聽說有枉屈了自己，而正直他人的；況說卑辱了自己，以糾正天下的嗎！聖人的行

事不同！或遠避人君；或近仕其朝；或退職而去；或留而不去，然總要歸於潔身不污之途！我聽說伊尹以堯舜的道求悅於湯；沒有聽說以割烹廚役之事。伊訓說：「天誅自造可攻之罪於牧宮的夏桀，我始謀於毫！」

我們心中，常有兩項疑問：處此亂世，是要消極的獨善其身呢？還是積極的救國救民呢？如要救國救民，不能不求政權，既求政權，是必由正當的途徑呢？還是也可由枉邪的途徑呢？孟子說明伊尹之事，教我們須「自任以天下之重」，而要「歸潔其身」。一面要知道天之生我的使命，及我們對全民的責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一面要知道「天下之亂，正是因為沒有禮義廉恥，枉己辱身，決不能正天下，只是自己也捲入漩渦而已！」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國淳于髡（音昆）是齊國的辯士，名是聲譽，

實是事功，三卿是國中的大官。淳于髡說：「以聲名事功爲重的，是爲救人救世的；以聲名事功爲輕的，是爲獨善其身的。夫子你位在三卿之中，名譽事功，還沒有加於君民上下，而就走了，仁人是這樣的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

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伯夷是殷末周初時的賢人，

孤竹君的長子，汙（同汚）是貪污，柳下惠是魯大夫展禽之號，趨（音誦）是趨向。孟子說：「居於下位，而不肯以自己之賢，事奉不賢的在上的人，是伯夷；五次去就湯，五次去就桀，（治亦進，亂亦進）

是伊尹；不厭惡貪污的君，不辭卑小的官的，是柳下惠，這三個人的行爲不同，但趨向是一樣的；所一樣的是甚麼呢？就是仁；君子也只是仁就是了！何必所行皆同呢？」曰：魯繆公

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

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

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公儀子名休，是魯國的相，子柳與泄柳，子思是孔子之孫名伋，削是國土被侵奪，滋甚是更加甚，虞是國名，百里奚

是虞國的賢人。淳于髡又說：「魯穆公的時候，公儀子執行國政，子柳子思爲臣，而魯國被人侵削，反更加甚。像這樣，是賢人對於國家，並沒有好處呢！」孟子說：「虞君不聽用百里奚的話，（百里奚乃去。）

而虞遂亡國；秦穆公聽用百里奚以致國富兵強，而霸諸侯。不聽用賢人就要滅亡，豈能只削弱呢！」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是衛國善唱的人，淇（音其）是水名，不按樂調而唱曰謳。緜（音棉）駒（音居）是齊國善歌的人，高唐是齊國的地名，華周杞梁皆是齊國戰死的忠臣，視是見。淳于髡說：「從前王豹住在淇水上，而河西的人多善於唱；緜駒住在高唐，而齊國西部的人多善於歌；華周杞梁的妻，哭他的丈夫甚哀，而變了全國的風俗。有所善於身內，必能顯著於身外；作了實事，而沒有功效的，我沒有見過！所以可見是沒有賢者呢；若有，我一定認識的！」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司寇是官名，燔（音煩）肉是祭祀的烤肉，按禮應賜於從祭的大夫，稅同脫，冕（音免）是禮帽，微罪是小過失。孟子說：「孔子爲魯國的司寇官而不得魯君的聽信，從魯君祭祀，而祭

肉不送來，未脫羶，就去魯國。不知者，以爲孔子固不得肉而去；其知者，以爲孔子因魯君無禮而去，其實孔子是（因爲其道不見用，事無可爲而去。）欲藉一個小原故走了，而不願無故而去。君子的行爲，俗人本來不足以知道呢！（孟子去齊，也是因道不見用，事無可爲，淳于髡固不識也！）

孟子於此，又解答我們兩項疑惑：第一，現在的人常說中國有孔子孟子，而削弱至此，可見孔孟之道，無益於國，不知我們徒有聖人之道，而不能用，所行所爲，且完全與之相反，如此則國將滅亡，「削何可得歟！」

第二，自古聖人，無不欲救世救人，但其遭遇不同，所以事功不同。堯舜禹稷，得其權位，故能行道於當時；孔顏孟子，未得權位，故只能垂教於後世。倘孔顏孟子，能得堯舜禹稷的權位，則何患其無堯舜禹稷的事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陋巷是僻陋的小街，簞（音丹）是竹簍，瓢（皮遙切）是切開的葫蘆，堪（音刊）是能受。禹王后稷，當天下有道的時代，出

而爲民勤勞，三次走過他自己的家門，而不進去休息，孔子極稱贊他們的賢；顏子當天下無道之時，住在僻陋的小巷中，用一個竹筴吃飯，用一個瓢喝水，他人不能受其苦，顏子仍然是快樂，孔子也稱贊他賢。

孟子說：「禹稷顏回的道德，是一樣的！」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

禹想

天下有淹着的，如同自己淹了他；稷想天下有餓着的，如同自己餓着他，所以救民這樣的急呢！禹稷顏回，如交換了所處的地位，則其行爲皆相同。

今有同室之人

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

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鬪「今如有同在一个房子中住着的人，打起架來，而要

而去解救也可以的；如鄉鄰他處有打架的，就被着髮，關着帶，急急跑去解救，這是狂惑了呢！雖關門不問也可以呢！」

聖人的行爲不同，是要合於時事之宜：「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

以仕則仕！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

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團塗（音途）是泥，頑（音完）是貪，懦（怒臥切）是柔弱而沒有氣節。孟子說：「伯夷不肯看無禮的顏色，耳不肯聽無禮的惡聲；非賢君不事奉，非良民不使用。天下治平，他就仕進；天下亂，他就隱退。橫暴的政事所施行的國家，橫暴的人民所聚止的地方，他肯居住。他想與俗人同處，如穿着華貴的禮服禮帽，坐在泥炭之中。當殷紂的時候，他避居北海的邊上，以等待天下的平治清明。所以聽得伯夷的人格風範的，貪頑的人，可以受感化而清廉；懦弱的人，可以有氣節志向！」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

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

天下之重也。

黜「伊尹說：何君不可事？何民不可使？天下治平也。任進；天下亂也。任進。他說：天生這人民，要使先知道理的人，教給尙未知的；要使先覺悟的人，喚醒尙未覺悟

的，我是人類中先覺悟的，我將要以這道理，覺醒所有的人民！他思念天下的民，如有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未得堯舜盛世的幸福的，如同自己把他推入溝中。他是自己擔當天下的重任呢！」

柳下

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挽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黜佚（音役）是失，阨（同厄）是困，憫是憂，爾是你，祖（音但）裼（音錫）是不穿上衣，敦是厚。

「柳下惠不以事汙君爲恥，不辭作小官，進仕而不隱藏自己的賢才，必行其道；如被遺棄不用，他也不怨恨，困窮了也不憂愁，與俗人同處，由由自得而不忍離去。他以為你是你，是我，就是亦臂

露體於我之旁，又豈能污了我呢！所以聽說柳下惠的人格風範的，鄙狹的人，可化爲寬宏；刻薄的人，可化爲敦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

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

久。可以處則處。可以仕則仕。孔子也。（註）漸（音夕）是洗米的水，孔子離去齊國走了；而離魯國時，則說：我慢慢的走，這是離去父母之國的情理呢！可以急去，就急去；可以久延，就久延；可以家居，就家居；可以出仕，就出仕，這是孔子的爲人呢！」

孟子曰。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註）孟子說：「伯夷是聖人之清高的；伊尹是聖人之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柳下惠是聖人之謙和的；孔子是聖人之因時制宜，從容中道的！」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註）孔子兼有諸聖的一切道德智慧，是謂集大成。（作全終，謂之大成。）集大成者，如由金（鐘）聲起，而以玉（磬）收。金聲是宣導（衆音）條理之始；玉振是收束（衆音）之終。開宣衆音，是要智慧能並及；收束衆音，是要聖德能兼容。智慧譬如巧，聖德譬

如力，像是射箭，在百步之外，能射到了，是你的力量；至於射中，不是只因你有力！（必須力巧兼有，方能或遠或近，百發百中；即喻孔子之時中。）

孟子除孔子之外，所以頻稱伯夷伊尹柳下惠者，蓋以人如不能行孔子時中之道，則此三聖者，亦足以針砭頑懦鄙薄，而移風易俗，當時世道之汙劣，與孟子救世的苦心，我們亦可以想見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陳是國名。盍（音何）是何不，黨是鄉里，狂簡是好高務大，狷（音絹）是急直的人。萬章問說：「孔子在

陳國時，說：『何不歸去啊！吾鄉的人士，好高好大而進取，不改其舊！』孔子在陳國，爲甚懷思念魯國的狂士？」孟子說：「孔子不得行中道的人，而進教之。只好取高狂急直的人了！高狂的人，可以往前進取；急直的人，尙有廉恥，而有所不肯作的事。孔子豈是不願得行中道的人呢？不能必然得到，所以思念其次一等的呢！」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

也。

豳琴張卽子張，曾皙（音希）是曾子之父，牧皮當亦是孔子的弟子，嚶嚶（音涓）是大言誇張，夷是平，掩是覆蓋。萬章說：「敢問怎樣就算狂士呢？」孟子說：「如琴張曾皙牧皮等人，卽是孔子所謂

狂士了！」萬章說：「爲甚麼說他們是狂士呢？」孟子說：「他們志大言大，天天說古人如何，古人如何；而考察他們的行爲，則未能盡合其言，這就是狂士呢！狂者又得不着，則欲得不屑於作不潔的事的人，進而教之，此之謂獯，這是又次一等的呢！」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

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者。是鄉

原也。

「**鄉原**是沒有人格的偽君子，踽踽（音舉）是獨行的樣子，涼涼是冷淡，闇（音奄）是普偏，媚（音妹）是求悅於人。」**孔子**說：「走過我門，不進我的屋，而我不以為憾的，就是這些鄉原啊！」

鄉原，是害德的賊呢！**萬章**說：「怎樣就算是鄉原呢？」**孟子**說：「他們譏笑狂者，說：何必這樣立大志，說大話；說了話不能合於行爲；行爲不合其所說，而天天說古人如何，古人如何。他們譏笑狷者，說：行事何必這樣孤獨冷淡！生在這世界上，爲此世之人，討一個好，就可以了。像這樣各方討好，求悅於世的人，就是鄉原呢！」**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

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也。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萬章**說：「一鄉中皆稱他是好人，無論到何處，皆可以爲好人，而孔子以爲是害德的賊，爲甚麼呢？」**孟子**說：「關斥他也無可特舉之處，指責他也無何特指之處；同於下流的習俗，合於卑污的世道；

處身像是忠信，行事像是廉潔；一般人都喜歡他，他自己也自以爲是；然而不能使他入堯舜的正道，所以說：是害德的賊呢！」**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

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

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音

殺苗的草，倭（泥定切）是詭辯之才，利口是善說話，鄭聲是下流的淫樂，朱是正紅。「孔子說：恨惡這些似是而非的：惡莠草，怕他混亂了穀苗；惡詭辯，怕他混亂了真理；惡善說的口，怕他混亂了誠信；惡

鄉地的淫聲，怕他混亂了正樂；惡紫色，怕他混亂了正紅；惡鄉原，怕他混亂了真正的德行呢！」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

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音特）是惡。反是歸還或恢復，經是常，興是興起向上，慝（音特）是惡。

衆民興起，則無邪惡了！」

我們即用以上的數語，作為本篇的結束。

四書新編

一六〇

第三篇 守人格

第一章 不屈之精神

孟子欲救民命，正人心，而行道於天下，所以纔周遊各國，以求用於諸侯，然雖欲求用，「又惡不以其道！」蓋以禮義廉恥，是治亂的關鍵，爲人的根本；孟子思以易天下，何能自己先棄而不顧！人之求富貴利達者，「無所用恥焉！」而欲救世救民者，則人格不容不守！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陳代是孟子的學生，枉是屈，直是伸，尋是八尺。陳代說：「不去求見諸侯，似乎太拘執狹小了；今如一去見他，大則可以王天下，小則可以霸諸侯。且志書上說：『受屈一尺，而能伸開八尺，』似乎可以作呢！」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

與。圍田是打獵，虞（音餘）人是管獵場的人，旌（音京）是旗類之物，元是頭。孟子說：「從前齊景公打獵，使人拿着招大夫的旌，招管獵場的人，他不來，景公要殺他。」（孔子贊美他說：）「有志之士

，常想不怕死於溝壑；有勇的人，常想不怕喪去了頭！」孔子何所取於虞人呢？是取他守禮法制度的精神，非合禮合法的招，就不去呢！如果不待諸侯來招，而去求着見他，那算甚麼呢！且說屈一尺，伸八尺的話，是由求利而說；若是說利，則屈八尺伸一尺而有利，也可以去辦了！」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

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是晉國的卿，王良是善於御車的人，嬖奚是簡子近幸的臣，掌是掌管，範是校正規，馳（音池）驅是

奔跑追逐，詭（音鬼）遇是不按正法亂碰，舍矢是發箭，貫同慣。「從前趙簡子使王良爲嬖奚趕車打獵，一天也沒打着一個鳥，嬖奚回來報告說：王良是天下極不好的車夫。有人將這話告王良，王良說：請再試一次，強邀然後嬖奚纔許可，一早晨就獵獲了十隻鳥。嬖奚回來報告說：王良是天下最好的車夫。簡子說：我使他管着給你趕車，告於王良；王良不許可，說：我給他按正道馳跑驅追，一天他也射不着一個鳥；我爲他不按規矩亂碰，一早晨就射着了十個。詩上說：『不要失了馳驅的法則，發箭射物，則應矢而倒。』我不慣與小人御車，請辭了這委任。」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翻「守正道的趕車的，尚且不肯與小人的射者苟合也。比附；比附而得禽獸，雖如山，也不肯爲；如果枉

屈了人格，以求苟合於諸侯，如何可以呢？且說你也錯誤了，枉屈了自己，沒有能直正他人的呢！」

孟子以正道佐人君，當時諸侯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如爲之詭遇取巧，以求急功近利，則孟子不屑爲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翻景春是與孟子同時的人，公孫衍、張儀皆是戰國遊說之士。（即政客。）景春說：「公孫衍、張儀，豈不真是大丈夫（偉人）嗎？發怒則使各國動兵，諸侯恐懼；他們安居，則天

下戰爭就平熄，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冠是男子成年的典禮。孟子說：「這等人何能算是大

丈夫！你沒有學禮嗎？男子之行加冠禮，父親命他爲成人的道理；女子的出嫁，母親命他爲婦的道理，送她到門口，告誡她說：『去到你的家裏，必須恭敬戒慎，不要違背丈夫！』以順從爲正當的，是妾婦

之道呢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翻「以天下爲一廣大的居所，立於天下中正的地位，行天下正當的道

；貧賤不能改他的操守；威武不能挫他的勇氣，這纔算是大丈夫！」

本來非求富貴，則富貴何能淫！本來安貧樂道，則貧賤何能移！「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則威武何能屈！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巍巍（音秒）是小，巍巍是勢位尊貴的樣子，仞（音刃）是八尺，榱（音催）題是屋檐，般（音盤）樂是大宴樂，驅騁（音選）是跑馬跑車。孟子說：「去說（音稅）有勞力的大人物，就要小看他，不要看他那樣豪華高貴。房子高到幾丈，屋椽寬到幾尺，我即得志也不爲；吃飯前列一方丈的大棹菜，侍奉的姬妾幾百人，我即得志也不爲；日夜盤桓娛樂飲酒，跑馬跑車，獵禽逐獸，後面隨從的車有一千輛，我即得志也不爲。在他的皆我所不要作的；在我的皆是古聖先王之道，我爲何怕他呢！」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

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註趙孟是晉國有權勢的卿，齊是肥肉

大名譽，文繡是繡花的衣服。孟子說：「願欲尊榮顯貴，是人同有的心；人人有可貴者，在於己身，只是不去思想呢！他人使我們貴，不是我們本來自有的貴；趙孟所使之貴的，趙孟也能使之賤！詩上說：『既以酒足而醉，既以德足而飽，』這是說：仁義飽足，所以不貪愛人的肥肉好米之味；好的名聲，大的名譽在身上，所以不羨慕他人文繡華美的衣服呢！」

不屈的精神，其由來如是！我們明乎此，然後知孟子的行事，並非矯揉造作！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

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

造朝。註孟子將要朝見齊王，王派人來說：「寡人（我）本要親來就見，但因爲受寒有病，不能受風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註次日，孟子出去到東郭氏家弔喪。公孫丑說：「昨天託病辭而不朝，今天就出去

弔喪，或者不可吧？」孟子說：「昨天有病，今天好了，爲甚麼不去弔喪呢！」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

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

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勿歸而造於朝。

孟子仲子是孟子的從兄弟，采薪是拾柴，（有病則不能拾柴，這是自謙的話。）趨是急走，要（平聲）是截住。王使人來慰問孟子的病，並派了醫生來，孟子對答說：「昨天有王命來召，因有不能拾柴之患，（病，）不能上朝；今天病稍好，已

趕急上朝去了，我不知他已經到了沒有？」同時，派了幾個人，在路上候着孟子說：請千萬不要回家，趕緊上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

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

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不便回家，又不願上朝，不得已，乃到其相識景丑處住宿。景子說：「在家則父母，出外則君

臣，這是人的大倫！父子以恩愛爲主；君臣以恭敬爲主，丑見王之恭敬子；未見子所以恭敬王呢！」孟子說：「唉！這是甚麼話呢？齊國的人，沒有對王說仁義的，豈是以仁義爲不好呢？他們心裏說：「這種君

怎麼配與他說仁義呢！」其不敬還能再大嗎？我則除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說於王的面前，所以齊國的人，沒有比我再敬王的了！」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

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

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無無諾是不容應着去而不即去，不俟駕是不等待駕好了車。景子說：「不是，不是這樣說呢！禮上說：『父親召呼，

立即去，而不只答應去；君有命來召，不等駕好了車，就去了，」今子本來將要朝王；聽得王命，反不果去，似乎與禮不大相合？」曰：豈謂是與？曾子曰：

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

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

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

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慊（音欠）是少，達是共通，齒是年齡，慢是輕慢。孟子說：「我豈是說這些事呢！曾子

說：『晉國楚國的富，是趕不上的！但他有他的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道義，我有甚麼少於他的呢！』這話如是不當，曾子何能說呢？這是一個道理呢！天下共通尊貴的有三樣：爵位是一樣；年齒是一樣；德行是一樣。朝廷上最尊貴爵位；鄉里中最尊貴年齒；匡助世界，長

養萬民，以德行為最貴；人君只有爵位一樣，何可輕慢貴者長者的齒德兩樣呢！」故將大有

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註「所以將有大作爲的君，必然有他所崇敬而不敢召的臣，如有願商有大作爲呢！」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醜醜是相同，尙是高出。所以湯對於伊尹，先以之爲師而後以之爲臣，所以不費力，就王了天下；齊桓公對於管仲，也是先以之爲師，而後以之爲臣，所以不費力，就霸了諸侯！現在天下的諸侯，地相類，德相等，而沒有能高出於其上的，這並無他故，只因好用聽從他的爲臣；而不好用他所聽從的爲臣呢！！湯對於伊尹，齊桓公對於管仲，皆不敢召他；管仲尙且不可以召，何况不肯爲管仲的人呢！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

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說：「古時的賢王，好善而忘了自己的權勢；古時的賢士，何嘗不是這樣呢？自樂其道，而忘了人的權勢，所以

王公大人，若是不盡上恭敬禮節，則不能快快的見着他；見他尚不能速，何況得而用他爲臣呢！」

賢者出仕的條件，是在能行道以救民；最小的限度，亦須不失其人格！如人君不能用其言，且不能敬其身；而猶肯仕，則尚何賢之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陳子名臻，是孟子的學生。

陳子說：「古時的君子，怎麼樣就可以受祿作官呢？」

孟子說：「可以就的有三樣；可以去的有三樣。」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

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接待他盡上恭敬而有禮，並說將要聽從他的話，這樣就作他

的官；禮貌恭敬沒有減，而話不見聽從，這樣就走。」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

之；禮貌衰，則去之。

「其次，雖沒有聽從他的話，但接待他盡上恭敬而有禮，這樣就作他的官；禮貌恭敬減退了，就走。」

其下，朝不

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

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

免死而已矣。

醜最下等的，早晨沒有飯吃，晚上沒有飯吃，餓的出不去門。君主聽得之後說：「我大者不能行他的道；又不能聽從他的話，使他餓在我的國中，我不好意思。」

濟他也可以受的，只求免於餓死就是了！」

而一般世人則寧捨人格，以求富貴利達；讒諂面諛，不顧廉恥，以乞利祿。孟子有一段極妙的比喻，可作此等人的「當頭棒喝」！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

醜良人是丈夫，饜（音厭）是飽足，顯者是富貴的人，瞞（音閉）是窺察。「齊國有個一妻一妾住家的，他們的丈夫出去，就必然吃足了酒肉纔回來。他的妻問與他一同吃喝的，他說都是富貴的人。他的妻告他的妾說：丈夫出去，必定吃足了酒肉纔回來。問所與他吃喝的人，則說都是富貴；然而從未有顯人到家裏來，我將要瞞

着看看丈夫所去的地方。」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鑿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

驕其妻妾。

。蚤即早。施是行走之貌，卒是最後，東郭是東城之外，墦（音煩）間是墳地，訕（音山）是怨謗。一他的妻早起來，輕輕的跟着他丈夫，看他往何處去。全城的人，沒有同

他站住說話的；最後走到城東墳地祭者之旁，乞求人家所贖下的酒菜，吃了不夠，又找其他的祭者。此即他所以求飽足的方法！他的妻回來告他的妾說：『丈夫者，是一生所依靠仰望的，而現在竟然像這樣！』與他的妾，一同怨罵其丈夫，彼此在院中哭泣；而她們的丈夫並不知道，得意揚揚的自外回來，尙對其妻妾驕傲。」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由君子看來，人之貪求

富貴利達的，他的妻妾不應以爲

羞恥而不相哭的，很少了！」

第二章 無望之時事

孟子挾太平之道，而生據亂之世。當時正義久絕於人心，公理無存於天下；邪說暴行，充塞世間！惟一孟子，獨抗羣流，道之不行，蓋有故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曰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翻或（同惑）是怪，暴（音僕）是晒，罕是少，萌是萌芽。孟子說：「無怪乎王（齊王）之昏而不明呢！就是天下最易生長的植物，如果一天晒他，而十天凍他，沒有能生長的呢！我見王的時候很少，我退後則那些小人就來了，我雖能使他有為善的萌芽，有何用呢！」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

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圍弈（音役）是下棋，數是技術，弈秋是古時善於下棋的人，名秋，人稱之曰弈秋，誨是教授，鴻鵠（音谷）是雁類的鳥，繳（音皎）是帶繩子的箭。『今如下棋的技術，只是個小術；然如不專一心思，集中意念，則不能學好！弈秋是全國中下棋最好的。如使弈秋教兩個人下棋；其中一個，專心致志，只聽弈秋의指教；另一人雖一面聽着弈秋，一面心想將有大雁飛來，要拿弓箭去射他。這樣雖與前者同學下棋，必不如他學的好，因爲聰明不如他嗎？不是呢！』

並非孟子之道，不足以治國家；亦非齊王之才，不足以行其道，其所以無望者，只因他不能專聽孟子！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

得矣。

圍戴不勝是宋國的臣，傅（音父）是教，咻（音休）是喧嘩，撻即打，莊嶽是齊國中熱鬧的區域。孟子對戴不勝說：「你欲你的君善嗎？我明白給你講：今如有一個楚國的大夫，願他的兒子學

齊國話，則使齊人教他呢？使楚人教他呢？」戴不勝說：「使齊人教他。」孟子說：「一個齊人教他；許多的楚人喧嘩擾亂他，就是天天打他，以求其說齊國話，也辦不到；帶他來齊國，安置他在莊嶽人多之處，住上數年，雖再天天打他，求他說楚國話，也不可復得了呢！」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

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於王所

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圍「你說薛居州，是一個善人，欲使他常在王的左右。若是在王左右的一切的人，皆像薛居州，則王與誰作不善的事。若在王左右的一切的人，皆不像薛居州，則王與誰作善事？」一個薛居州，

對宋王能有何辦法呢！」

請看當時其餘的人，是何如人！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

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

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圍鄉卽向，約是聯合，與國

是同盟的國，克是勝。孟子說：「現今事君的人皆是說：我能爲君開闢土地，擴張勢力；聚斂財貨，充實府庫，現在所謂好臣的，是古時所謂害民的賊呢！其君不向正道而行，不以仁愛存心；而爲之聚斂致富，

是所以爲夏桀求富呢！或者說：我能爲君聯合與國，戰必勝利，現在所謂好臣，是古時所謂害民的賊呢！君不向正道而行，不以仁愛存心，而爲他強去爭戰，是輔助夏桀呢！」

由今之

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圍「從現今這壞道，不改變現今的惡俗，卽是給他天下

，也不能平平安安的過一天呢！」

孟子志在救民，不能反而助桀爲虐，所以無論如何，決不肯「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而當時的人君，則又偏「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時事之無望者如此！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

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斲巨是大，工師是工匠之長，斲（音濁）是斲削，姑是暫且。孟子見齊宣王說：「條築一個大房屋，則須先使工頭去找大木材；工頭得着大木材，則王就歡喜，以爲能合其用；工人斲削小了，則王就發怒，以爲不合用了。（至於建設國家，亦須先求賢才；既得賢才，則須充分信任。）這入自幼即學治平之道，學成就願遵而行之，而王說：且捨了你所學的道理，而從着我的意念，則怎麼樣呢？」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璞（音璞）是未經人工治過的玉石，鎰（音溢）是二十兩，雕（音凋）琢（音濁）是刻磨。「今如有天然的玉石在此，雖萬鎰之重多，亦須使治玉的人去雕磨；至於治國家，則說且捨了你所學的道理而從我，這何異於自己不能治玉，反教給玉人治玉呢！」

時事如此，孟子然後失望！然終以救民救世之心，不能自己，所以於失望之中，望猶未絕。孟子無愛於個人之富貴，亦無愛於君主之個人，其所戀戀不捨者，只是天下之民。

耳！所以說：「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望之！」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

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

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注）尹士是齊國的人，于是求，澤是利

（滯（音秩）是遲緩。孟子離去齊國，尹士對人說：「孟子如不知王之不能爲湯武，則是無知人之明；知其不能，然而尚且來此，則是干求利祿呢！不遠千里而來見王，不得志而去；又在盡地住了三宿，然後纔

走，爲何這樣遲緩纒呢？我真是甚不佩服！」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

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注）高子是孟子的學生。高子將這話告

孟子。孟子說：「這尹士何能知到我呢！千里來見王，是我所願的；不得志而去，何嘗是我所願欲的呢！我是不得已呢！」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

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書而王不

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

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

○庶幾是或者，浩然是決然，舉是皆。「我住了三宿而出了壹地，在我心中，尚以為太快，尚望王或者能改過；王如能改，則必定叫我回去。至於出了壹地，而王不追我；我然後纔決

意歸去。我雖是這樣，豈是從此捨了王呢！王猶可以為善。王如果用我，則豈但齊國的民安；天下的人民皆可得安。王或者能改，我天天盼望着呢！」

予豈若是小丈

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

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音性）是怒容，窮是竭盡。「我何能像氣量狹小的人那樣？勸諫他的君，而君不聽，就發了怒，忿忿然現露於臉面，要離去則負氣快走，盡一天之

力，然後止宿呢！」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聽得孟子的話，感動而自責說：「我真是小人呢！」

一時不得志，無傷於聖人之為聖人；一時不能行，無害於正道之為正道！一般小人，輒因一時的時事，雖即懷疑正道，非議聖人，「多見其不知量也！」

第三章 未償之志願

以太平之道，行於據亂之世，其艱鉅雖如挽日回天，然而亦須知世道愈亂，人心望治愈殷，飢者易食，渴者易飲。倘使孟子有百里之地，則不患無湯文之功，即不然者，而能得有爲之君，以輔佐之，亦未嘗不可反手而王天下！不幸孟子生爲布衣之士，無尺寸之土；而當時的君，又皆不足與有爲，所以孟子的宏願，終未得償，這也是天下的不幸而已！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問說：一

若是夫子執政於齊國，則管仲晏子的功業，可以期望其再現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

關孟子說：「你真是個齊國人，只知道本國的管仲晏子就完了！」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

蹇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

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曾西是曾子之孫，（或謂曾子之子）（音拂）然是不悅的樣子。『有人問曾西說：『你與子路誰好呢？』曾西現出不安的樣子說：『他是我的先人（指曾子）之所敬畏的呢！我何敢比。』那人說：『然則你與管仲誰較好呢？』曾西很不歡喜的樣子說：『你怎麼拿我比管仲！管仲得君的信心，像那樣的專；行國政那樣的久，而功勳光烈，那樣的卑小，你怎麼拿我比他呢！』管仲是曾西所不願爲的，而你以爲我願爲之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子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顯是榮耀，由同猶。公孫丑說：『管仲使其君爲諸侯之長；晏子使其君榮顯揚名，管仲晏子，尙不足爲嗎？』孟子說：『我以齊國王天下，易如反掌呢！』

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顯滋甚是更甚，崩是死，洽（音下）是合，法是效法。公孫丑說：『這樣則我的疑惑更甚了！且說：以文王的德！差不多百歲纔死，然尙未完全得了天下；武王周公接續着，然後道纔大行。今言王天下像這樣容易，則文王不足效法嗎？』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

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武丁是商（殷）朝的賢君，微仲箕（音基）子皆是殷的宗室，膠鬲（音隔）是紂的臣。孟

子說：「文王如何可以當得起呢！自湯到武丁，賢聖的君出了六七個，天下歸服殷朝很久了！久了就難以改變。武丁使諸侯來朝，天下來歸，其易猶如在掌握之中。紂雖武丁，年代未久，其舊家相傳的好習俗，前賢流行的好風化，先王設施的好政事，尚有存在的；並且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是有才有德的人，一同匡助着他，所以日久纔失了天下！原來沒有一尺的土地，不是他所有的；沒有一個民，不是屬於他的，而文王又是自方百

里的小國興起，所以難呢！」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

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音

茲）恭是農具，吠（音肺）是狗叫。「齊人有句話說：『雖然有智慧，不如趁時勢；就是有農具，也須待農時。』現今這時勢容易王天下呢！夏殷周三代的盛時，地也不過千里，而今齊國已有千里之地了；（居民稠密）雞鳴狗叫的聲音，彼此皆聽得到，從國都至於四境，皆是這樣子，是今齊國已有衆多的人民了。地也不必更大，人也不必更多，只要行仁政，就可以王天下，沒有可以阻擋的住的！」且王

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飢是稀少，（相距久遠。）憔悴（音橋）

不興起，沒有比現今再稀遠的了；人民之困苦於虐政，沒有比現今再甚的了！餓的人容易使他吃飯，渴的人容易使他喝水！」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

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

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置郵是以車馬遞傳，（古

「孔子說過，『德的流行，比快馬傳達命令還要快！』在現今這時候，如有萬乘的大國，施行仁政，則人民之喜歡，如同給他們解救了倒吊着的苦呢！所以作事如及古人的一半；功效必過古人一倍，惟獨此時是

這樣

！

應天運，乘時勢，行仁政，王天下，解人民的倒懸，救人民的飢渴，這即是孟子的志願！

——這種偉大的志願，並不是妄昧的欲念，或一時的衝動，乃是發於至誠的心思，本於至明的見解！是看透了世事的正道，徹悟了人生的真理，擴充本性，至於至善；長養仁心，至於至大！是深造之以道，然後自得之；所以「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們知此，然後能明白下面所說的「不動心」與「知言養氣」究竟是甚麼事！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

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不動心是氣志安定，坦然泰然，不因外界的

刺激，而過於興奮。公孫丑問孟子說：「夫子得着齊國卿相的權位，以行其道，雖從此霸諸侯，王天下，也不足怪了！如果這樣，夫子動心不動心呢？」孟子說：「不，我自四十歲時，就不動心了！」曰。

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音奔）是

古時的勇士。公孫丑說：「這樣，則夫子比孟賁高過太多了。」孟子說：「這並不難，告子不動心，比我還早呢！」

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

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黜（音友）是人名，膚是飢肉，撓是屈民，嚴是畏怕。公孫丑說：「不動心有方法嗎？」孟子說：「有。北宮黜養勇的法，是：飢膚被刺也不屈縮；眼被刺也不轉睛；他想一根毛被人挫折，如同在市朝人衆之處打了他；不受辱於穿粗布大褂的平民，

也不受辱於萬乘大國的君；看殺一個萬乘的君，如同殺一個穿粗布的平民，無所畏於諸侯；若有侮辱的惡聲來到，必然還他。」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

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

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施舍是人名，量是揣度，會是交戰。「孟施舍養勇之法，他曾說過：『看不勝如同勝，若要量敵少然後進兵，想能勝然後交戰，這成了怕敵人的衆兵了，我（舍）豈能一定打勝呢！能以不畏懼就是了！』」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

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施舍類似曾子，北宮

黜類似子夏，這兩個人的勇，不知那個較好？然而孟施舍所持守，較為切要呢！」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曾聽得大勇之道於夫子；反躬自問，而理不直，雖一個穿毛布大褂的平常人，我豈不畏懼呢？反躬自問而理直，雖有千萬人，我也去敵抗去！」孟施舍的守氣，又不如曾子守義理之為切要呢！」（北宮黜之勇在身；孟施舍之勇在氣；曾子之勇在心。一個是由外表強自練習的不動心；一個是恃意氣之助而不動心；一個是因內心的誠明而自然不動心；其間有深淺之不同，本末之不同，知其當然與知其所以然的不同，敵一人，敵三軍，與無敵天下的不同。）曰：敢問夫子之不

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曰：持其志，勿暴其氣。

翻公孫丑說：「敢問夫子的不動心；與告子的不動心，可以說給

我聽聽嗎？」孟子說：「告子說：『有不明白的理論，不要解於心；不明白於心中的，不要求助於氣！』」「有不明於心中的，不要求助於氣，是可以的；不明白的理論，不求解於心，則不可！志是氣的主帥；氣是充滿形體的強。志是最重要的，氣是次要的。（理直氣自然就壯；若心中不明真理，沒有主義，則氣難以充實，且沒有定向。）所以說：持守其志；不要傷害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

其志，勿暴其氣，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

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翻壹是專一，蹶（音決）是跌倒，趨是快跑。公孫丑問

其氣，是為甚麼呢？」孟子說：「志專一了，就能引動氣；氣專一了，就能牽動志呢！今如跌倒的與快跑的，這全是氣的事了；而反能震動他的心！（使之一時忘去他念。）敢問：夫子

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翻公孫丑說：「敢問夫子有甚麼過人的長處呢？」孟子說：「我知道言詞

的是非邪正；我善於養我的浩然盛大正直的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餒（音內上聲）是飢餓或衰敗，襲（音習）

是外面的掩蓋，慊（音切）是滿足。公孫丑說：「敢問甚麼是浩然之氣？」孟子說：「難以說呢！（不易形容。）這個氣呀！極偉大而不可限量；極剛強而不可屈撓；若是以直養而不傷害他，就可以充滿於天地之間！這個氣，要配合以正義與道德；沒有這個，就衰敗了！這氣，是積集道義而生長的，不是外面裝飾義所能取得的；行爲有不安於心的，就衰敗了！我所以說：告子並不知道義，因他以爲義，是在外的呢！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無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正是止，（或謂正是預期其效。）憫是愁，揠（音壓去聲）是提拔，芒芒（音忙）是昏迷無知的樣子，槁（音稿）是乾枯。「必以集義

爲事，而不要廢止，心中不要忘了；也不要求急而助之長；不要像宋國某人那樣：宋國有個人，愁着他的苗子不長，而拔着往上提的，芒芒然回到家中來，告他的家人說：『我今天疲勞的病了！我幫助着苗子往上長了！』他兒子跑去一看，苗子已經枯死了！天下不助苗長的人少極了！以集義養氣爲無益，而舍棄了的，是不耘他的苗子；助他往上長的，是拔苗子的呢！不但沒有益處，而且害了他！」**何謂**

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音閉）是偏，遁是逃避。公孫丑又問：「甚麼是知言？」孟子說：「偏所離於正道；逃避的話，知其心之所窮於真理，這四種病，生於他的心思，害於他的行政；發於他的行政，害於他的事功，聖人若再出現，也必然依從我這話了！」**宰我子貢**

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音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皆是孔子的學生，說辭與辭命，皆是言語。公孫丑說：「宰我，

子貢長於言語；冉牛，閔子，顏淵，長於德行，孔子兼有二長，然還說：「我於言辭，則不能呢！」（今夫子兼有養氣知言之長。）然則夫子已是聖人了嗎？」**曰：惡，是何言**

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音烏）是驚歎之聲，厭是煩，倦是懈怠。孟子說

：「惡！這是甚麼話！從前子貢問孔子說：『夫子是聖人吧！』孔子說：『聖則我不能；我只能求學不厭，教誨人不倦怠就是了！』子貢說：『求學不厭煩，這即是明智；教人不倦怠，這即是仁愛，仁愛而且

明智，夫子既是聖人了！』這聖字，孔子尚且不敢自居，你說的這是甚麼話呢！」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

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子夏、子游、子張皆是孔子的學生，微是小，姑是暫且。公孫丑說：『從前竊聽得說：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的一部分；冉牛、閔子、顏淵，則有聖人的全體，然而微小，請問夫子以誰自居而安呢？』孟子（

願學孔子，而不願以上述諸子中任何一人自居。）說：『姑且捨了這個問題。』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

願則學孔子也。

團公孫丑說：「伯夷伊尹怎樣呢？」孟子說：「這些人不同道：非賢君不事，非良民不使，天下治，就出仕；天下亂，就隱退，這是伯夷呢！何君不可事，

何民不可使，天下治，亦出仕；天下亂，亦出仕，這是伊尹呢！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止住，就止住；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速去，就速去，這是孔子呢！此三人皆是古時的聖人，我皆未能行其道；至於我

的志願，則是學孔子呢！」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也。

團班是同等。公孫丑說：「伯夷伊尹於孔子，這樣同等嗎？」孟子說：「不是，自從有人類以來，沒有能及孔子的！」

曰。然則有同與。曰。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團辜（音孤）是罪。公孫丑說：「他們有相同之處嗎？」孟子說：「有，如得百里

的土地，而爲之君，皆可使諸侯來朝天下來歸；作一件不合義的事，殺一個沒有罪的人，而能得天下，他們皆不肯作。於此則相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

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汙是卑下，阿是偏私，好（去聲）是愛悅。公孫丑說：「請問他們之所以不同？」孟子說：「宰我子貢有若

其聰明足以知聖人；設若卑下，亦不至偏私其所愛好的人。（所以他們的評論，是可信的。）宰我說：「以我看夫子（孔子），比堯舜更好的多了！」子貢曰：見其禮

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

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子貢說：「看見他所制的禮，就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聽見他所作的樂，就知其德之可

以覆天下！從今百世之後，上推百世之王，皆不能違離孔子之道；自從有人類以來，沒有能及孔子的呢！」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

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

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也。（麒麟是象徵盡善盡美的獸，鳳凰是象徵盡善盡美的鳥，丘是土崗，垤（音蝶）是蟻窩旁的小土堆，行潦（音老）是道路上的細水溝，拔是特起，萃是聚。有若說：「豈但人

類是這樣呢！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土堆，河海之於路上的水溝，皆是同類；聖人之於衆民，也是同類。高出於他的同類，超拔於羣衆，自從有人類以來，沒有再比孔子偉大的了！」

孟子的志願，一言以蔽之曰：「學孔子。」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集羣聖先王之大成。孔子既沒，其繼起以承其道統者，乃孟子之所欲自任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

圃迹（同跡）是蹤跡，即功業政教之迹，乘是晉國史記的名，檮（音透）杌（音誤）是楚國史記的名，丘是孔子的名，竊取是謙詞。孟子說：「王

者之迹熄滅了，而平世所歌詠的詩亡了；詩亡了，然後撥亂反正的春秋作出來；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魯國的春秋，本是一樣的史記的書，其中的事，不過是齊桓晉文之類；其中的文詞，不過是編年的史。孔子說：其中的意義，是我所取以爲萬世的法則的！」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圃澤是遺留的風化，斬是斷，私淑是私竊其善。（間接得善道而自修。）孟子說：「君子的遺風，五代以後纔斷絕；小

人的遺風，五代以後纔斷絕，（孟子距孔子約百年，其時聖人的遺澤尙存，猶有能口傳其道者。）我未得親身受教於孔子，我是間接得其傳於他人，而自修其道的呢！」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充虞（音于）是孟子的學生，豫（音玉）是歡喜，尤是罪過。孟子離去齊國，充虞在路上問說：「夫子似乎

有不歡喜的顏色？日前我聽得夫子說過：君子不怨天，也不歸罪於人。（這本是孔子的話）」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說：「那是一個時候，這又是

一個時候。由歷史上看來，每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起，其間必有道德功業，揚名一世的。自周朝開國以來，七百多年了；以年數算來，則已經過了；以時勢察看，則可以了。這天或是尙不欲使天下平治；若要使天下平治，在現在的世界，除了我還有誰呢！我是爲甚麼不歡喜呢？」（君子雖不怨天尤人，然而悲天憫人。）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

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孟子說：「從堯舜到湯，其間五百多年。若禹皋陶，則親見聖人（堯舜），而知其道；若湯，則聞而知其道。」

由湯

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

聞而知之。

萊朱是湯的賢臣。（或謂即仲虺與伊尹並為湯相。）「從湯到文王，其間五百多年。若伊尹萊朱，則親見聖人（湯），而知其道；若文王，則聞而知其道。」

由

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太公望散宜生皆是輔佐文王以治天下的人。「從文王到孔子其間五百多年。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親見聖人（文王），而知其道；若孔子

，則聞而知其道。」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

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

乎爾。

自孔子以來，至於今日，有一百多年，雖聖人的時代，這樣的不遠；距聖人的居處，這樣的近！（孟子鄰人，孔子魯人，鄰魯相距極近，「擊柝」之聲相聞。）然而沒有知聖人之道的！？耶

亦沒有知聖人
之道的了!」

大概聖人的道德愈大，其所自任者愈重；其志願愈大，其成就愈難，其得償之期亦愈遠！自古以來，羣聖相繼，其所欲達之最終「目的」，是使人類進化，至於至善，使世界進化，至於大同，不到此地步，決不終止。所謂「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伊尹欲使匹夫匹婦，皆被堯舜之澤；禹稷欲使天下之人，皆免於飢溺；孔子則將大同之道，合盤托出。然而直至今日，天下飢溺者仍多；而堯舜之澤未被，去大同之世，尙極遙遠！所以聖人的志願，終未償還；聖人的功業，永待繼續，而湯以「未濟」終！

第四章 所教於後人

孟子與孔子，志同道同，而命運竟亦相同！周流列國，皆不得見用於諸侯；既不能進而行道於當時，所以退而傳道於後世，而此種繼往聖開來學的工作，足使文化不墜廢，道統不斷絕；使萬世的人，皆受其賜。較行道於一時，功業猶偉，恩德猶大！且說：君子修身行法以俟命，無論時事如何，只是盡其性分內的事而已！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音坐）
是羞愧，英才

是英俊出衆的人才。孟子說：「君子有三樣快樂；而王天下，還不在其內！父母皆生存，兄弟沒有甚麼憂患變故，是一樂；仰起頭來不愧於天，低下頭不愧於人，又是一樂；得天下英俊的人才，而教育他，這是三樂。君子有這三樣快樂，而王天下不在其內！」（略同《論語學而章》。）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說：「得着土地廣大，人民衆多的國家，是君子所願欲的，但所樂不在此；立於天下的正位，安定四海的人民，

（得天下。）是君子所樂的，而其天性不在此！君子的天性，雖其道大行，也無所增加；雖不得志而窮居，也無所減損，爲人的本分是不變的呢！」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

言而喻。。根是本源，晬（音翠）是光輝和潤的樣子，盎（音昂去聲）是充實美滿的樣子，喻是表明

，顯於脊背；施及於四體。四體的舉止動作，自然合於正道，不待言說，一望而知！」

真理至道，「不變不易，不生不滅」，雖一時不昌明，不大行；雖世人不見之，不知之，

固仍是巍然屹立於宇宙之間，君子所性，「不增不減，不垢不淨」，君子即是完全的人格；既然完全，又何加焉！如有所損，尙何完全！所以君子「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無論外

間如何，只是如此作去！世運如好，他也無法再好；世運如壞，他也不能稍壞！因爲凡在己者，皆已得之；而凡在外者，本不必求；「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釀造是進，資是藉，逢是遇。孟子說：「君子深進於真理至道，欲其自得天性之本來；自得之，則居之安然；（處之自然。）居之安然，則其憑藉深；憑藉深，則左右處處，

莫不逢其本源，（無入而不自得。

）所以君子願欲自己得着呢！」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釀孟子說

可以得到，捨了就失去了，這是求有益於得的，因爲所求的本來在於我；（如仁義禮智。）求之有其正道，得之在乎天命，是求無益於得的，因爲所求的在我的權力以外。」（如富貴利達。）

所以君子不求福而求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

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圃耕稼是耕地種穀，陶是作瓦器，漁是捕魚。（史記載：舜曾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孟子說：「子路勇於遷善，人如告他有

過，他就歡喜；（喜其既知則能改。）禹聽見好話，就行敬禮拜謝；大舜更有大過人處！不自己或他人之善，（惟至善是從。）肯捨了自己的成見，以從他人；喜歡取人的長處以爲善。自從他耕地，燒窯，捕魚，以至於作皇帝，沒有不是取諸他人的；採取他人的長處以爲善，是與人共同爲善，（不分人我，惟從至善。）所以君子最偉大的，即是與人爲善！」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麕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孟子說：「舜住在深山中，（耕於歷山之時。）居於樹木岩石之間，行於鹿豕出入之地，其於深山野人之不同處甚少；及至他聽見一句好話，看

見一件好事，則從之爲之，若決開江河，沛然下流，沒有能阻止他的呢！」

爲之在我，「其誰能禦之！」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

恆敬之。翻孟子說：「君子所以與人不同，是因他的存心；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存其惻隱恭敬之心。）存心仁的就愛人；有禮的就敬人。愛人的人必也愛他；敬人的人必也敬他。（這

是知道之自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翻橫是強暴，逆是不順理，物是事。「設若這裏有個人，待我橫暴而不順理，則君子必然自己反省說：我必是

不仁吧？我必是無禮吧？否則，這種事怎麼到我身上呢！一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

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翻「反省自己也仁了，反省自己也有禮了；而他的橫暴不順理，仍是如此。君子必然反問自己說：我

必是愛人敬人，還沒有盡上自己的誠心！（這即所謂忠恕。）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

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註「反省自己也盡

上誠心了，而他的橫暴不順理，仍是如此。君子說：這不過是一個無知妄作的人就是了！像這樣，與無知的禽獸，有甚麼分別？對於禽獸，又何必計較呢！」

是故君子有

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註「所以君子有一生的憂念；（心願

○）沒有一時的患難！至於他之所憂念是有的：「舜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舜爲天下人的模範，而可以傳之於後世；我則尙不免爲鄉里的俗人，這是可以憂的呢！」憂之怎樣辦呢？求着像舜一樣就是了！至於君子所患的，則並沒有！違仁的事不去作，無禮的事不去行；倘若一旦有意外的禍患，則非已罪之所致，非己力所能免，所以順受其正而不以爲患呢！」

「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孟子反來覆去的說這句話，乃欲使人皆以「爲堯舜」爲志，以「不能爲堯舜」爲恥。

「尙志」「明恥」即是孟子之教！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說：「羞恥的心，對於人的關係，大極了！恃機巧變詐以求利達，而不求自己真實進步的，無所用羞恥；不以不如人爲恥，尙何能如人呢！」

有「志」在前面率領，有「恥」在後面督催，然後我們纔能以勇猛精進，環境愈壞，愈要奮勵，愈不若人，愈要過人！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疢。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疢」音纏，疾是處境困苦，孤臣是孤單的遠臣，孽子是微賤之

技術，知識的，常是處境困苦的人。惟獨孤遠之臣，微賤之子，其存心戒慎恐懼，其思慮患難特深，所以能有成就！」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傅說

富）說（音悅）是殷帝武丁的相，版築是修牆，管夷吾即管仲，士是獄官，孫叔敖是楚莊王的令尹，百里

奚是秦繆公的相。孟子說：「舜起於田野農耕之中；傳說原來是泥瓦的工匠；膠鬲曾爲賣魚鹽的商販；管仲曾爲被捕的獄囚；孫叔敖管窮處海濱；百里奚嘗寄身街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

（同增）是加添，衡（同橫）是阻塞，作是奮起。徵是表現，喻是悟，法家是守法不移的世臣，拂士是諫諍不屈之士。所以天如將降給大任務於這個人：必先困苦他的心志，勤勞他的筋骨，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貧窮空乏，拂逆阻擾他所作的事，這樣是所以激動他的心思，堅忍他的性情，增補他所不能作的事！人常作錯了，然後能改；心中受困，思慮不通，而後能奮起；表現於顏色，發露於聲音，然後能了悟。內無守法不移的臣，諫諍不屈之士；外無所仇恨的敵國，被侵略的危患，則其國常亡。然後知在憂患中，纔能找到生路；而安樂則送我死！」

這一篇教訓，是何等的痛切！文章是何等的雄壯！精神是何等的偉大！
的熱烈！我們如欲不負孟子所教，請從此發憤有爲！



#10

311141